

唐傳演義

二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7850
冊數	8 (2)	
函號	附	1 11



新刊徐文長先生評唐傳演義卷之一

武林藏珠館繡梓

按唐書史鑑節目

起自隋煬帝大業十三年

首尾共二年事實

迄於隋恭帝義寧二年

鍾谷子述古風一篇單揭唐創立之有由

天下紛紛隋煬帝中原休呀草離離朝堂政事棄
不理唯教酒色行相隨築苑經營極奢侈蒼生費
用如崩夷動馬興兵好侵侮構仇招禍惹災虞經
年卒歲無休息兵疲民困國空虛連郡盜賊如蜂

起繁華宮室一朝隙由來氣運本無常晉陽策馬
收隋韁審智世民勸父意驅馳乘亂效剪商義旗
一鼓而西往關中豪傑悉來降躬詣長安成大業
以恩招撫定邊疆位禪其子稱太宗混平不服爲
一字元和文人白居易七德舞中曲意美太宗十
八舉義兵白旄黃鉞定兩京擒克戮寶四海清二
十有四功業成二十有九卽帝位三十有五致太
平功成理定何神速速在推心致人腹亡卒遺骸
散帛收饑人賣子分金贖魏徵夢見天子泣張謹
哀聞辰日哭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

剪鬚燒藥賜功臣李勣嗚咽思殺身含血吮瘡撫
戰士思摩奮呼乞效死居易此篇陳王業王業誠
如七德舞後人兢謹勿怠荒國祚綿長安似堵

第一節 唐高祖襲封履歷 李世民倡義起兵

唐太宗皇帝姓李諱世民高祖神堯皇帝淵次子也淵
之先乃隴西狄道人涼武昭王暠七代孫也祖諱虔後
衛左僕射封隴西郡公與周文帝及太保李弼大司馬
獨孤信等以功叅佐命當時稱爲八柱國家周受禪追
封唐國公考諱昞仕周任安州總管柱國大將軍襲唐
國公周天和元年生淵於長安七歲襲唐國公及長儻

天縱之王

儻豁達任性真率懷濟世之畧有經綸天下之心接待人倫不限貴賤一而相遇十數年不忘山川衝要一覽便憶隋受禪補千牛備身隋志東宮左右內率府有千牛備身八人執掌千牛刀以千牛名刀者取其解千牛而芒刃不頓也文帝獨孤皇后淵從母也由是特見親愛累轉譙隴岐三州刺史有史世良者善相人謂淵曰公骨法非常必為人主願自愛勿忘鄙言淵頗以自負大業初為榮陽樓煩二郡太守徵為殿內少監九年遷衛尉少卿遼東之役督運于懷遠鎮及楊玄感反詔淵馳驛鎮弘化郡兼知關右諸軍事淵歷試中外素樹恩德及是結納豪傑衆多欵附時煬帝性甚猜忌人

矢無虛發巧過恭山基

帝王之生必有奇瑞非虛言也

懷疑懼會有詔徵淵詣行在所遇疾未謁時甥王氏在後宮煬帝問曰汝舅何廷王氏以疾對帝曰可得歾否淵聞之益懼因縱酒沉湎納賄以混其迹焉十一年煬帝幸汾陽宮命淵往山西河東黜陟討捕帥次龍門賊帥毋端兒率衆數千薄於城下淵從十餘騎擊之所射七十發皆應弦而倒賊乃大怖而潰初淵娶于神武肅公竇毅生四男建成世民玄霸元吉一女適太子千牛備身臨汾柴紹世民之生也在武功之別館時有二龍戲于館門之外三日始去年四歲有書生自負水鑑謁唐公曰公相貴人也尤當有貴子及見世民曰龍鳳之

用意不善

姿天日之表，遇年幾冠，必能濟世安民。書生辭去，淵懼其語泄于人，使人追殺之，忽失所往，因以為神，乃採其濟世安民之義，名之曰世民。世民幼聰睿，玄鑒深遠，臨機果斷，不拘小節，時人莫能測也。大業末，煬帝於鴈門為突厥所圍，世民應募救援，隸屯衛將軍雲定興營，將行，謂定興曰：必賞旗鼓以設疑兵，且始畢可汗舉國之師攻圍天子，必以國家倉卒無援，我張軍容，令數十里旗旛相續，夜則鉦鼓相應，虜必謂救兵雲集，望塵而遯矣。不然，彼眾我寡，悉軍來戰，必不能支也。定興從焉。師次崞縣，突厥候騎馳告，始畢曰：王師大至，由是解圍而

少正行何便有此妙筆

遯，及唐公淵之守太原，世民時年十八，聰明勇決，識量過人。見隋朝方亂，私有輯安天下之志，傾身下士，散財結客，皆得其歡心。娶右驍衛將軍長孫晟之女，晟有族弟長孫順德，時為右勳衛，因避遼東之役，與右勳侍劉

弘基隋開皇置親勳武三衛，大業初改為親勳武三侍，順德蓋開皇中為勳衛，弘基則為大業勳侍也。三衛三侍皆分左右，弘基雍州池陽人，父昇，隋河州刺史。弘基少落拓，交通輕俠，不事家產，以父蔭為右勳侍。大業末，嘗從煬帝征遼東，家貧不能自致，行至汾陰，度已後期，當斬，計無所出，遂與同旅屠牛，潛諷吏捕之，繫于縣獄。歲餘，竟以贖論事解亡命盜，馬以供衣食。主太原會李淵為太原鎮守，遂自結托，又察世民有非常之度，尤委心焉。皆亡命走歸晉陽，晉陽縣帶太原郡。二人因與世民相知，左親衛竇琮，熾之孫也。竇熾隋初三公，亦亡命在太原，素與世

見惡遊
咎宜然

民有隙，每以自疑。世民加意待之，出入臥內，琤意乃安。

時晉陽宮監裴寂

晉陽宮，隋離宮也。隋離宮皆置宮監。按寂字玄真，蒲州桑泉人。幼孤，兄鞠

之，年十四補郡主簿。及長，偉容貌，涉知書傳。開皇中，調左親衛家貧，徒步走京師，經華嶽廟，祭而祝曰：窮困至此，敢修誠詞，神之有靈，鑒其運命，若富貴可期，當降吉夢，再拜而去。夜夢白頭翁謂寂曰：卿年三十後，方可得志。終當位極人臣，後為齊州司戶。大業中，歷侍御史、駕部承務郎、晉陽宮副監。與晉陽令劉文

靜善相與同宿，見城上烽火，寂嘆曰：貧賤如此，復逢亂

離，何以自存？文靜笑曰：時事可知，吾二人相得，何憂貧

賤？繼而文靜見李世民而異之，淡自結納，謂裴寂曰：唐

公子世民，非常人也。入度類漢高祖，武同魏祖。年雖少，

命世才也。寂默然，會李密反，文靜坐與密連婚，被繫獄。

肇仁真
能於塵
埃中識
天子

中世民私入視之，文靜喜其來，以言挑之曰：喪亂方盛，

非湯武高光不能定也。世民曰：怎知其無？但人自不識

耳。我今來相省，非兒女之情，蓋為世道將改，直欲共籌

大計，試為我言之。文靜曰：今主上南巡江淮，李密圍逼

東都，郡盜殆以萬數。當此之際，有真主驅駕而用之，取

天下如反掌耳。太原百姓皆避盜入城，文靜為令數年，

知其豪傑，一旦收集可得十萬人，尊公所將之兵，復且

數萬，一言出口，誰敢不從？以此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

過半年，帝業成矣。世民笑曰：君言正合我意，乃陰署賓

客，以待興舉。而父淵未知，世民恐淵不從，又不敢言，又

首建大
謀，瞭如
指掌

謀於文靜文靜曰晉陽宮監裴寂是我相知者此人與唐公至密在閑時嘗飲酒連日夜然裴寂爲人最好勝喜博奕可令龍山縣令高斌廉與寂博詐不勝寂得進物多彼必喜然後以情告使寂得通知於唐公事可成矣世民大悅曰此計甚妙乃出私錢數百萬餉龍山令高斌廉與寂博奕寂連勝盡得其錢公喜由是日與世民相親世民以興舉事情告之曰隋政乖亂天下愁怨日生我欲乘時東向以救倒懸之民然父恐不我從足下若能以愚意達我父後富貴實當共之寂許諾因選晉陽官人有美色者私侍淵會突厥領數萬衆來寇馬

邑候騎報入晉陽李淵大驚卽遣副留守高君雅將兵一萬前至與守將王仁恭拒之數敗不利折傷士卒極多淵聞知恐得罪甚憂之適裴寂令人來請淵赴宴淵至寂宅飲酒至半酣寂乃以世民舉兵情告之因言今主上無道百姓困窮晉陽城外皆爲戰場大人若守小節下有寇盜上有嚴刑危亡無日不若順民心興義兵轉禍爲福此天授公時也淵大驚曰公等欲取滅族之患以貽我耶寂曰正爲官人私侍公者事發恐併誅爲此爾世民牖下聞之因繼進說之甚力淵怒曰汝安得爲此言吾今執汝以告縣官世民徐曰世民觀天時人

唐公聽
戶

事如此故敢發言大人必欲執我告官亦不敢辭死淵曰吾豈忍告汝汝慎勿再出此言酒罷淵辭歸數日不出懷慮此事人報唐儉有事見公淵命入儉進見淵有憂色以言挑之曰二郎建大計公知否淵曰實不相瞞擬兒謀事不臧懸慮終日正欲令人請公議之儉笑曰以我觀公日角龍廷姓協圖讖係天下望久矣若外哨豪傑北招戎狄右收燕趙濟河而南以據秦雍湯武之業也淵曰湯武之事豈可期然喪亂方炎私當圖存公欲拯溺者吾方為公思之儉辭而出明日世民復說淵匡人皆傳李氏當應圖讖故李金才無罪一朝族滅且

曰宜端之名從

今盜賊繁多大人受詔討賊賊可盡乎即能盡賊而功高無賞身益危矣惟昨日之言可以救禍願大人勿疑淵乃歎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軀亦由汝化家為國亦由汝矣裴寂亦曰衆情已協公當從之淵曰事已如此當復奈何正須從之耳後人讀史至此有詩嘆云

本來倡義救生靈

肯以忠貞一念輕

淫汙掖庭誠可恨

子孫繼世亂名成

却說隋帝以李淵與王仁恭不能禦寇喪費折兵遣使執淵詣江都問罪詔下晉陽字淵大驚世民與裴寂復

王者應
運而興
必有各
世協謀
相助
唐諸臣
之勸淵
已可窺
帝業於
人心矣

說淵曰事已迫矣宜早定計且晉陽士馬精彊宮監蓄積巨萬代王幼冲關中豪傑並起公若鼓行而西撫而有之如探囊中之物耳奈何受單使之囚坐取夷滅乎淵然之即與其下欲定大計會帝遣使者馳驛赦淵與仁恭因是淵謀亦緩大理司直夏侯端謂淵曰今帝座不安參墟得歲必有真人起於其分非公而誰乎司馬許世緒進說曰天輔德人與能乘機不發後必蹈悔隋政不綱天下搖亂公姓名已著匪錄今擊五郡之兵據四戰之衝苟無奇計禍不旋踵石收英俊為天下倡帝王之業一舉可定也司鎧武士及勳衛唐憲等皆勸

淵起兵是時淵以建成元吉尚在河東故淵遷延未發而所在盜賊益多時

劉武周起馬邑

林士弘起豫章

劉元進起晉安皆稱皇帝

朱煥起南陽號楚帝

李子通起海陵號楚王

邵江海據岐州號新王

薛舉起金城號西秦霸王

郭子和起榆林號永王

竇建德起河間號長樂王

王須拔起恒定號漫天王

汪華起新安

杜威起淮南皆號吳王

李密起鞏號魏公

王德仁起鄴號太公

左才相起齊郡號博山公

羅藝據幽州

左難當據涇

馮盎據高羅

皆號總管

梁師都據

朔方號大丞相

孟海公據

曹州號錄事

周文舉據

淮陽號柳軍

高開道據北平

張長慈據五原

周桃據上洛

楊士林據山南

徐圓朗據兗州

楊仲達據豫州

張善相據伊汝

王要漢據汴州

時德叡據尉氏

李義滿據平陵

暴公順據青萊

淳于難據文登

徐師順據任城

蔣弘度據東海

王薄據齊郡

蔣善合據鄆州

田畱安據章丘

張青據濟北

臧君相據海州

殷恭遠據舒州

周法明據永安

苗海潮據永嘉

梅知巖據宣城

鄧文進據廣州

楊世畧據循潮

冉安昌據巴東

竇長真據鬱林

共別號諸盜往往屯聚山澤者不下數十各擁兵擾亂

東都近屬庶民愁苦不可勝言後人有詩為証

世亂漂零獨此身

于戈滿目失親鄰

因供寨木無桀柘

為點鄉兵絕子孫

還似平寧徵賦稅

未聞州縣畧溫存

至今雞犬皆星散

日落西山獨倚門

總批天下嗷嗷新王之資也然非世民有擔當宇宙
大力量能便有成于彼諸盜之興適足為唐之鸚鵡
而已。

第一節 陳孝意拒城歿節 高君雅謀泄被誅

却說景城人劉武周救馬邑太守王仁恭得眾萬餘襲
破樓煩郡進取汾陽宮得隋宮女以賂突厥始畢可汗
始畢以名報之兵勢益振武周遂率眾攻隋定襄郡突
厥立武周為定楊可汗遺以狼頭纛武周因僭稱皇帝

昔聞意
氣相許
有雷陳
今觀以
生可共
有宋魏

以妻沮為后建元天興封衛士楊伏念為左僕射妹婿
苑君璋為內史令會上谷賊宋金剛有眾萬餘與歷山
賊魏刀兒連和魏刀兒被竇建德所攻金剛率眾救之
大敗領殘眾四千退保西山建德遣人招之使降金剛
怒曰建德殺魏主吾義不往諸君可以吾首取富貴乃
拔刀將自刎眾抱之泣遂與皆歸武周武周素聞金剛
善用兵得之甚再封為宋王以軍與之統率分家資一
半與之金剛大悅亦自結納武周出其先妻而娶武周
妹說武周取晉陽南向爭天下武周從其議授金剛西
南道大行臺統引兵圍鴈門郡守鴈門郡丞陳孝意聽

批評唐傳演義 卷之一
的劉武周兵來悉力拒守武周兵圍之一月不下孝意與郡將王澤議曰賊兵少怠今夜開關而出乘其無備擊之可破澤然其計令校尉張倫守城自與王澤選驍騎五千餘人開關出城約近三更初左側前離武周營不遠果是武周連日見關上無人出戰日夜與美人飲酒不理軍事被孝意斬寨而入人不及甲馬不及鞍武周軍各荒而走隋軍點起火炬王澤隨後殺來劉武周左頰中流矢忍痛不住幾欲墮馬宋金剛一軍力戰保定望後而退棄了寨柵走到黑河邊天色欲明孝意恐人暗襲了鴈門亦退兵城中掠得軍器鞍馬無算武周

大敗一陣折傷甚多次日與宋金剛復大聚人馬來圍了鴈門武周深恨被流矢所傷自立於城下往來嚴督攻打孝意亦率民兵築起土城以示重壘拒守遣使從間道詣江都求救皆不報城中困迫孝意與王澤登城觀武周軍週回圍繞水泄不通孝意曰誰可再往江都求救王澤應聲出曰某願一往意曰但恐透不得重圍矣澤曰視死如歸何所不至郡丞可於城上擂鼓摩旗以助軍威我當乘勢殺出意即修書與澤澤帶書於身綽鎗上馬開東門而出孝意令二百敢死士隨之正遇賊將宋金剛阻住大殺一陣意在城擂起戰鼓王澤不

英氣
河磨青

敢戀敵力戰殺透重圍迎頭一將當住與澤戰未數合其將輕舒猿臂早活捉馬上降其兵一百餘人看捉王澤者是誰其人幼有膽氣且兼弓馬閑熟乃朔州善陽人氏覆姓尉遲名恭字敬德隋大業末從劉武周武周以為裨將是日捉得王澤執入軍中來見武周武周大悅即以澤縛示於城下令人報知孝意孝意上城看見王澤執綁城下計無所出澤遙謂孝意曰君宜堅守此城勿以我為累候天兵一至此賊不足平矣武周曰量汝一匹夫有何武勇今被擒來若肯委心歸降免你一死澤曰吾受隋之厚恩未能報効寧為國家鬼不作降

賊也武周大怒叱令斬之王澤引頸受刑劉武周斬了王澤令軍士日夜攻擊孝意既而外無救援糧草食盡誓以必死且暮向詔敕庫俯伏流涕情動三軍亦為之悲感一連困了百餘日校尉張倫殺孝意獻鴈門郡以降後人讀史至此有詩讚云

賊馬橫行戰士殘

鑾輿遊幸阻間關

守臣誓有輸君志

一死須教輕奉山

又讚王澤亦盡君命而歎一首

身懷尺牘請王師

力戰轅門未出時

盡命遭擒甘就戮

張倫有愧見男兒

却說劉武周取了鴈門郡以張倫復陳孝意之職會梁師都郭子和起兵附突厥始畢始畢以梁師都爲解事天子郭子和爲平楊天子俱以屬武周因是武周軍威大振其鋒所向無前候騎報入太原來李淵大驚乃集將佐議之世民曰大人爲留守而盜賊竊據離宮不早建大計禍今至矣淵謂副留守曰武周據汾陽宮罪當滅族諸君有何高見王威等皆懼請計於淵淵曰朝廷用兵皆稟節度今賊在數百里內江都在三千里外加以道路險要復有他賊據之以嬰城膠柱之兵當巨滑豕突之勢必不全矣進退兩難實無適從王威等皆曰

公乃貴臣同國休戚要在平賊專之可也何必稟覆淵陽若不得已而從之者曰然則先當集兵乃命世民與劉文靜長孫順德劉弘基等各募兵遠近赴集旬日間近萬人仍密遣使召建成元吉於河東柴紹於長安有王威高君雅二人見兵大集於太原乃疑李淵有異志謂武士護曰長孫順德與劉弘基皆初任隋爲三侍職因出征乃背叛逃亡人耳怎得將兵當收之以按其罪士護曰二人皆唐公賓客若收按之必大致擾亂不如捨置以緩取之威等乃止復議陰圖李淵君雅曰被爪牙協力難以動搖來日唐公禱雨晉祠可先埋伏壯士

廊下乘其無備而誅之王威善其計準備甲士伺謀唐公人泄報於劉文靜文靜即與司馬劉政會議曰唐公事露君雅等欲陰圖之此當何如政會曰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不如將計就計先作急書詣畱守淵告二人謀反先就擒之以除後患文靜曰此計妙哉五月甲子淵及威君雅視事開陽府劉文靜進曰有密牒言謀反者持牒與唐公唐公令威等視牒劉政會不肯曰威等乃副畱守所牒唯唐公得觀公驚曰詎有是乎讀畢淵語威曰人告公等潛引突厥入寇有反情狀信乎君雅大詬曰反人欲殺我耶即攘袂抽身而起世民已布兵

是諸葛武侯遺法

塞路文靜以目視弘基順德順德捨入就執之王威亦并擒耳會突厥領數萬衆來寇晉陽淵命裴寂等聚兵四下準備而盡開諸城門突厥疑有計不敢進兩下相持日久淵曰人以爲威君雅召突厥吾未信今果然遂斬威君雅以徇突厥懼大掠而去裴寂請命追之淵曰窮寇勿追兵家所忌任從去矣由是淵決意起兵乃開大將軍府集諸將佐定議令記室參軍溫大雅作檄書號稱義兵

檄云大業十三年六月己卯晉陽畱守李 爲招募

義兵共扶王室事蓋聞亂者保其治危者保其

安是故先王建國、列之侯封、刑以懲叛、禮以懷來。某叨君上付託之重、夙夜驚惕、懼不克勝、而王世克不道、乘帝王幸江都之後、襲破樓煩、進逼離宮、肆為暴虐、屠戮良民、守臣見殺、焚蕩室廬、因是太原吏民、皆効補報、同建旌旄、謹具檄文、遍會豪傑、果有齊心共事者、而能因勢乘機、運籌制勝、披堅執銳、親居矢石之間、斬將摩旗、躬致馘俘之獻、功之大者、授之以國土、功之次者、優之以金帛、嗚呼、勸爾爵於眾人之中、流爾芳於千載之下、豈不偉哉、故檄

唐公以檄書移示州郡、關中豪傑、翕然響應、裴寂進米九百萬斛、雜綵五萬疋、段鎧四十萬、以資軍費。

總批孝意王澤之歿、千載而後、猶有生氣。若王威君雅謀泄、被誅、豈志出忠、隋賁恨而沒耶、抑包藏禍心、人思自逞、致首領之不保耶、噫、亦不諳於天命矣。

第三節 廖元燾取西河郡 世民罪斬高德儒

却說李密兵寇東都、聞李淵起太原、傳檄諸郡、欲東向取天下、與眾人商議、柴孝和說密曰、秦地阻山帶河、項羽背之而亡、漢祖得之而王、今公以裴仁基守回洛、翟讓保洛口、地名在河南隋煬帝聚米明公自簡精銳之

兵西襲長安，然後東向以平河洛。傳檄而天下定矣。不早為之，必有先我者，後悔之無及。密曰：此誠上策，但昏主尚存，從兵猶眾，我部下皆山東人，今未下洛地，安肯與我向西？且諸將皆羣盜，不相統一，一敗則大業掃地矣。孝和曰：然則我姑開行觀釁，若淵兵東向得利，則隋軍不暇救應，我以兵倍道趨長安，百姓誰不郊迎？是征而不戰也。此亦一策。密許之。孝和與數十騎從陝縣去。了密遂按兵不動，且說柴紹在長安得淵密書，將赴太原，謂其妻李氏曰：尊公舉兵，欲與你同行，則不可，留此則及禍。奈何？李氏曰：君宜速行，我一婦人，易以潛匿。當

是亦一策士也

此女堪虞眼凌

母並使不朽

自為計，紹遂約河東建成元吉，離了長安，偕至晉陽。見唐公，唐公大悅，紹其說。今隋政不綱，賊盜蜂起，出兵屢敗，又各處取救者，羽檄交馳於長安道，無一軍可應，明公正宜乘時行事。淵甚喜，劉文静勸淵與突厥相結，資其士馬，以益兵勢。淵從之，自為手啟，卑辭厚禮，遣始畢可汗遣使來見突厥。突厥正在議事，使臣報唐公遣使有書來，突厥命入使人朝見，呈上唐公啟札，始畢可汗當座拆開視之。

陋矣

啟曰：世道乖張，羣雄竊據，黎民待解倒懸，以日為歲，欲舉義兵迎主上，使與突厥和親。若能與我俱

南願勿侵暴百姓。若但和親，不與義旗同行。坐受寶貨，亦唯可汗所擇。

始畢得啟，謂其大臣曰：「隋主為人，我所知也。若迎得他來，必害唐公，而擊我無疑矣。苟唐公自為天子，我當以兵馬助之。即命以此意為復書，使者回見唐公，進上始畢可汗書，唐公拆開視之。」

書曰：「夫所謂大丈夫，豈天使為之哉？以其進為天下利，退有百世名，顯為諸侯師，默成高世法而已。乃者隋政乖紊，天下分崩，四方豪傑據郡以觀，農隙弗下數十，而執事雄才大畧，正宜掃清六合。」

齊詞高
亮歲伙
亦運文
畢若此

合。崢削羣雄，尊正主而救黎元，是進為天下利，顯為諸侯師也。伴敢以士馬相隨，同應義兵，以伺厥功告成耳。如執小諒而忘大計，進退於持疑之間，吾未見其有濟。不然，使他人得之，則執事那時有數十萬兵，亦未可憑。劉項之勢，所宜深鑒。某再拜。

唐公看畢，以書示將佐。將佐皆言請從突厥之言。淵以為不可，曰：「諸君更宜思其次。裴寂等乃請尊天子為大上皇，立代王為帝，以安隋室，移檄郡縣，改用旗幟，雜以絳白色。淵曰：「此可謂掩耳盜鈴，然逼於時事，不得不爾。」

乃許之。即復遣使以告突厥，移檄各處，惟有西河郡不從。李淵聞知大怒，即使建成、世民將兵二萬討之。令溫大有副其行。淵諭之曰：「士馬單少，須要經畧，以君參軍事，專濟否？」是行也，大有領命。與建成、世民即引兵離了晉陽，望西河進發。世民次早與建成議曰：「我軍新集，皆未閱練，且今初然出征，本為吊民伐罪。若不示之以號令，三軍何以調遣？將士何以用命？正宜先曉諭之，使在路不得攪擾生民，臨敵不許逡巡畏縮。如違令者，立誅弗赦。」建成依其說，即曉諭於軍中，眾人各遵令而行。自是世民與士卒同甘苦，得賞賜必分共之。近道菜菓

兵貴有名尤貴有律得之得之

非買不食，所過秋毫無犯。不一日，兵至西河，離城二十里，札住大營。哨馬軍報入西河，守西河郡丞高德儒聽得唐兵來到城下，就點起人馬出城迎敵。世民見西河有人出城，即引前部兵來與德儒軍相迎，兩陣對圓。德儒部將廖元出馬搦戰，世民陣內殷開山挺鎗躍馬，直取廖元。戰不多時，廖元撥回馬走，殷開山引兵掩殺。德儒軍大敗，走入西河城中，堅守不出。世民令軍圍了，日夕攻擊。德儒與廖元謀曰：「唐軍困打城池，如此緊急，薛世雄擁兵燕地，誰可往燕地求救於世雄？」廖元曰：「唐兵勢大，如何殺得出？不如今夜密密偷營，暗走則可矣。」德

儒即遣廖元乘夜縋城而下，偷出唐營。廖元從間路未行數里，被唐伏路軍所捉，搜取身上有求救文書，知是細作，捉送營中來見世民。世民問曰：你果是高德儒部下人乎？廖元曰：小人委是德儒副將，昨日出兵被公子殺敗，又見公子圍城緊急，令元往燕地求救於薛世雄，來退唐軍，被公子伏兵捉來。小人情願投降，世民大悅，即令解其縛，以禮待之，謂曰：爾今納降，寔出本心，然高德儒為人性刻讒佞，誦專人主，本欲即攻拔城池，執誅之，奈百姓何辜，吾所以不忍也。今差汝帶領唐兵，就打隋軍旗號，假作救兵，賺開城門，我却遣兵一擁而入，則

廖元較
王澤何
如

智哉公
子料敵
如神

西河唾手可得，此便是將軍歸唐一功績也。廖元曰：公子將令，敢不從命。緣無薛世雄批文，他何如肯開城？世民曰：德儒輕躁之輩，只於乘夜黑裏點起火炬，城下故作太鬧，我軍且詐退走之狀，你揚說見得薛世雄軍乘夜來到彼城上，親見你在火光之中殺散唐軍，必信開門內應，待他出城，自有擒德儒之策。廖元從其計，領兵一萬，打起隋軍旗幟，從西河僻路，遶向東南而來，直抵西河。世民却差殷開山部一支兵遠遠埋伏城邊，姜謨領兵五千，隨廖元後哨，徐徐而進，待賺開城門，乘機一擁而入，眾將得令去了，且說廖元第三夜初更左側從

僻路遶到西河城壕邊點起火炬如同白日城下金鼓
齊鳴噉聲大振城中聽得城外火光連天如交兵之狀
德儒領衆兵上城看視見火光中廖元殺散唐軍約退
五里後隊大軍併來廖元城下大叫薛世雄救兵至可
速開城德儒認得是實卽開了城門率衆從內殺出不
持防城壕邊一將突出大叫高德儒休走德儒回頭見
是唐將大驚措手不及被殷開山一把揪住活捉過來
後哨軍一擁而入城降其衆無數次日早殷開山綁縛
高德儒入中軍來見世民德儒低頭無語世民數之曰
汝僥倖小人故違檄示指野鳥爲鸞以欺人主取高官

名正言
順德備

吾起義兵正爲誅佞人耳豈可留之遂令牽出轅門斬
首示衆自餘不戮一人世民出榜安民各慰撫使復業
遠近聞之大悅建成等下令班師復還晉陽衆軍得令
俱各拔寨離了西河正是馬敲金蹬響人唱愷歌回
總批資突厥以壯軍威雖唐公時勢不得不如此然
夷夏之防自茲隳矣惜未之講也

第四節 唐李淵登壇誓衆 宋老生拒邑堅兵

却說李淵正在晉陽府中與將佐議事候騎報建成世
民克復西河得勝回軍淵命建成世民入見具上誅高
德儒之由往回凡九日取了西河淵喜曰我兒如此行

善戰便
能橫行
天下乎

兵雖橫行天下可也遂定入關之計後人讀史至此有詩一絕嘆云

總然仁義可長行
堯舜何曾遠事兵
以德化人人自服
唐公奚用霸知名

是時李淵開倉以賑貧民應募者日益多選本處并臨近郡縣人馬共得二十五萬通作三大隊進發裴寂等上淵號為大將軍淵將軍士分為左右六統以裴寂為長史掌理紀錄參贊軍務劉文靜為司馬議論軍情應變幃帳唐儉温大雅為記室備修辭命主行文檄仍與温大有共掌機密武士護為鎧曹應募士卒資給軍餉

并井有
條

劉政會為司寇參軍隨理機密以備顧問崔善為司戶參軍占候風雲卜寇賊敵張道源為戶曹掌理軍數前後持調姜謨為司功參軍審察地勢排軍布陣殷開山為府掾逢山開路遇水搭橋長孫順德取城畧地攻擊勦殺劉弘基竇琮及王長諧姜寶誼楊屯為左右統軍如有緩急以便持調其餘文武各隨才授任以世子建成為隴西公左領軍大都督管左三統軍世民為燉煌公右領軍大都督管右三統軍各置官僚輔佐以柴紹為右領軍府長史諮議李淵分撥已定尅日出師眾將見淵調遣人馬隊伍嚴整旗幟鮮明前後左右并井有

法坐作進退繩然不亂皆稱羨不已後史官有詩云

隋室日淪亡 英雄起晉陽

識圖先應李 民志已趨唐

旗展龍蛇動 鋒開利刃芒

羣徒咸斂手 一掃正封疆

突厥遣其柱國康鞘利等送馬千匹來見李淵言許發兵送淵入關淵拜受擇其馬之善者留下一半餘者送還命劉文靜使於突厥致謝又問借兵臨行私謂文靜曰胡騎入中國生民之大蠹也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劉武周引之共為邊患又胡馬行牧不費芻粟聊欲借之

識見卓

言簡意盡辭令能如

以為聲勢數百人之外無所用之文靜承命即辭了唐公前至突厥來見始畢可汗始畢曰唐公兵何事而起文靜曰先帝廢冢廟以授後主故大亂唐公國之近戚懼毀王室今起兵黜不當立者願與突厥共定京師往者唐公親許金幣子女盡以歸可汗始畢大喜厚待文靜即遣二千騎隨文靜入文靜辭了始畢可汗帶領二千騎回至太原來見唐公具說突厥約入長安之時民眾土地與唐公金玉子女歸突厥淵大喜曰非君何以致之遂定進取之策文靜曰今舉大義甚非等閑將軍必立丘壇誓知遠近使人知所向慕將佐有憑方肯用

命則摧鋒破敵天下指揮可定也淵善其言即命裴寂領軍士於城西起築高壇一所遍插五方旗幟上建白旄黃鉞兵符將印次日淵率諸將佐出西門兩邊旗幡映日金鼓震天文臣戎冠博帶左列而行武將頂盔貫甲隨後而進劉文靜請淵登壇淵仗白旗立於壇上壇下溫大雅揚聲讀其誓曰

大業十三年七月壬子晉陽留守李謹以大義布告於天下伏以忠節是臣子之天閑倡舉爲蒼生而立命大閑不敦則人道有所虧蒼生不立則人心無所統茲因隋君罔德國步斯艱士

氣紛披民弗堪命欲仗黃鉞以征不服用建白旄謹示推尊在此誓者各効厥職以據忠貞如懷異志神靈共鑒

溫大雅讀誓畢衆將佐聽罷齊聲相應奮激踴躍各懷扶主定安之志願効勤王補報之忠李淵誓衆已定次日以元吉爲太原太守留守晉陽官自帥甲士三十萬離晉陽前後隊伍依次而行只見旌旗蔽野劍戟如銀浴道之民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迤邐望西河進發時大業十三年秋七月癸丑旦也後人有燕歌行一篇單道邊塞軍人愁苦之狀不能離戍而歸詞云

漢家煙塵在東北。漢將離家破殘賊。男兒本自重橫行。天子非常賜顏色。摐金伐鼓下榆關。旌旗逶迤碣石間。校尉羽書飛瀚海。單于獵火照狼山。山川蕭條極邊土。胡騎憑陵雜風雨。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大漠窮秋塞草衰。孤城落日鬪兵稀。身當恩遇恒輕敵。力盡關山未解圍。鐵衣遠戍辛勤久。玉筋應啼別離後。少婦城南欲斷腸。征人薊北空迴首。邊風飄飄那可度。絕域蒼茫何所有。殺氣三時作陣雲。寒聲一夜傳刁斗。相看白刃血紛紛。死節從來豈

顧勳不見沙場征戰苦。至今猶憶李將軍。

且說唐公大軍正行之間。忽前面征塵蔽日。金鼓振天。見一支軍到。乃是西突厥遣史大奈亦師。其衆五千來從。候騎報入軍中。唐公命召入。史大奈拜伏帳下。曰：遠方臣聽得將軍舉義兵。故率衆特來相助。唐公見史大奈鐵面剛鬚。身材雄壯。大喜曰：千軍易得。一將難求。卽授以偏裨之職。使隸殷開山。大軍至西河。西河百姓各扶老挈幼出城迎接。李淵進了西河。大開幙府。分付甲士毋得驚恐鄉民。有幾箇爲首年老的。近前說隋政以來。百姓日窮。被盜賊侵掠。不能安業者。屢年。今將軍兵

崇掠奪
貧除官

法後
心大
括吏

到市肆不擾秋毫無犯誠我等之主也淵各慰勞道之
即令有司開倉賑贍貧乏民年七十以上皆除散官其
餘有豪傑願從軍者隨才授任一日除千餘人於是城
中吏民大悅淵下令大軍離了西河前至賈湖堡去霍
邑五十餘里却說邊廷聽知消息飛報入長安隋主代
王侑升殿近臣奏曰邊關飛報晉陽留守李淵率領大
軍三十餘萬號稱義兵侵犯境界至急代王侑大驚急
問文武誰可為將以退淵兵將軍陰世師出班奏曰臣
舉二人可退李淵隋主曰所舉者何人世師曰郎將宋
老生大將軍屈突通此二人勇冠諸軍足為淵兵敵也

宋屈二
將亦是

隋主即遣宋老生帥精兵二萬屯霍邑屈突通將驍果
數萬屯河東以拒李淵二人得旨部兵離了長安却說
宋老生部兵二萬來到霍邑屯札離淵營不遠老生深
塹高壘按兵不出兩下相拒二十餘日會七月初間秋
霖連日不止賈胡堡平地水深三尺旌旗衣甲盡皆濡
濕李淵兵不能進軍糧支給將盡又人報屈突通選驍
果屯札河東欲扼李淵之後因是淵在軍中甚懷憂懼
不出視事世民與戶曹張道源入見淵曰大人以新軍
初出自先恐懼何以能安其下秋雨又落必有長霽軍
餉漸少遣人催運今屈突通兵屯河東即日李密擁兵

江東川
與爲援

北平書傳演義 卷之一
坐觀勝負。大人何不奉咫尺之書，召與連師，許以平分天下。彼必見許。若就此機會，則河東之兵不足患耳。淵見其言，卽令劉文靜往太原催督糧餉。及會突厥兵遣使以書召李密，語分兩頭。且說李密自取回洛倉之後，威聲大振，每日與將佐議進復之計。忽報李淵遣使命奉書來見將軍。密令召入，問曰：唐公兵抵霍邑，近日事勢何如？使者曰：近因潦雨不止，唐公恐苦士馬，按軍不動。聽知將軍破東都兵於平樂園，敬遣使者奉書慰訪。欲與將軍共定大計。卽持上淵書，密接書拆開視之。書曰：八月十五日淵頓首奉書於李將軍足下。將軍

抱經世之雄畧，樹顯赫之風聲。歛天下英雄，使各盡其才；旗詣東都，鋒刃莫敵。淵區區以隋政分崩，羣下不識時務，妄尊舉爲盟主，甚非其任。今將軍擁數十萬之精兵，慨衆億兆之生民，共仗大義，偕尊王室，掃平鼠輩，以清天下。久後分茅胙土，庶成建國之典，豈不偉歟。某再拜。

密自恃兵彊，欲爲盟主。見書微有倨傲意，亦命祖君彥作復書，遣人隨使回。霍邑見唐公，唐公正與將佐候使者回音。人報李密遣使復書來見，唐公命入。密使者進見，奉上其書。唐公拆開視之。

書曰密致書於李將軍大麾下密聞天命靡常惟德是歸隋惟無道殘虐尤甚致于戈遍克四野蒼生填委溝壑惡貫天日神人共憤今將軍倡為義舉罔不順服以書示密密敢不引領伺命然而勝負未決羣下懷疑不無意屬於他人者或寡矣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於咸陽

淵得書笑謂將佐曰密妄自矜大非折簡可致吾方有

六言不衛

笑談指顧密已在其術

事關中若遽絕之乃是更生一敵不如卑辭推獎以驕其志使為我塞成臯之道綴東都之兵我得專意西征俟關中平定據險養威徐觀蚌鷁之勢以收漁人之功蚌部項反蛤也鷁元律反知天將雨鳥也戰國策趙伐燕燕代為燕謂趙惠文王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曝而鷁啄其肉蚌合而拮其啄鷁謂蚌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蚌脯蚌亦謂鷁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有夾鷁蚌鷁不肯相舍漁人得而并擒之今趙且伐燕燕燕趙久相支以敵大眾臣恐疆秦之為漁父也末為晚也眾然之淵乃使溫大雅復書回其來使來使辭了唐公逕還洛口奉上唐公回書密密當座拆開視之書曰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為牧非子而誰老夫牛踰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唯望

比平唐書寅長

卷之六

廿七

早膺圖錄

錄龍上反籍也圖識云李氏當王故云

以率兆民宗盟

之長屬籍見容復附於唐斯榮足矣殫商辛於

牧野所不忍言執子嬰於咸陽未敢聞命汾晉

左右尚須安輯盟津之會

盟津即孟津也孟津河北地名於其地

置津謂之孟津武王伐紂入百諸侯於此盟故曰盟津

未暇卜期

密得書甚喜以示將佐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矣自是信使往來不絕

總批好謀有成驕兵必敗淵與密祇此判興亡也

第五節 嚴道宗謀說薛舉 常仲興兵敗呂松

大業十三年秋七月雨久不止淵軍中乏糧劉文靜催

運未返或傳突厥與劉武周結連乘虛欲襲晉陽淵聞

此消息欲領軍北還裴寂等見雨水連旬人馬病歿亦

以為隋兵尚彊未易卒下李密姦謀難測武周惟利是

視不如還救根本更圖後舉李世民曰今禾菽被野何

憂乏糧老生輕躁一戰可擒李密顧戀倉粟未遑遠畧

武周與突厥外雖相附內實相猜武周雖遠利太原豈

可近忘馬邑本興大義奮不顧身以救蒼生當先入咸

陽號令天下今遇小敵遽欲班師恐從義之徒一朝解

體還守太原一城之地為賊耳何以自全建成亦以為

然淵不聽促令引發左軍得令各治行裝拔寨離了霍

繫繫智
下真

世民管領右軍懼世民之威尚未敢行世民將復入諫遇淵已寢不得入曰我等若再回晉陽外有深敵歿無葬身之地言罷踴躍號哭於外聲聞帳中淵召問之世民曰今兵以義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散衆散於前敵乘於後歿亡無日何得不悲淵乃悟曰軍已發行矣奈何世民曰右軍嚴而未發左軍去亦不遠請自往追之淵笑曰吾之成敗皆在汝由你所爲世民出帳卽與建成分道夜追未七十里左軍復還旣而太原運糧亦至因是軍心始安勢聲大振且說霍邑宋老生只是堅守不出戰欲乘唐軍之虛擊之打探人回報唐寨兵精

糧足預備火炮火箭雲梯各項待雨霽來攻打城郭老生聽得甚憂部將夏侯玄曰金城薛舉雄兵數萬今自稱帝據天水郡其子仁果驍勇多力善騎射軍中號萬人敵可修書一封令機密人送去說之以利害誘之以合從彼若見從使出軍控淵之後則淵一戰可破也老生依其說卽修書令一能幹者送到天水見薛舉薛舉得書問於嚴道宗曰宋老生爲隋守霍邑以書邀說合從之勢可從否道宗曰唐公倡舉義兵三輔豪傑響應李氏之子英邁過人其志不小若策非萬全未可輕舉今若與隋吞併勢終不解非一戰而可下莫若從權許

之唐公如勝則我按兵不出若敗則乘虛擊之則兩利皆我得也薛舉大悅即回書與來人許以出兵攻淵之後遣人會集河西謝統帥軍馬同應老生却說河西府司李軌字處則涼州姑臧人略知書有智辨家富任俠聽得薛舉令人來召與同郡曹珍關謹梁欽李贇安修仁等謀曰薛舉今來會兵欲坐觀勝敗就中取事若不從必致侵暴郡官庸怯勢不能禦吾輩豈可束手并妻孥為人所虜耶不若并力拒之保守河右以待天下之變眾皆以為然欲推一人為主各相讓莫肯當曹珍曰久聞圖讖李氏當王今軌在謀中乃天命也遂相與拜

亦非狼會狗伴之輩

軌奉以為主軌乃今修仁率諸胡兵入內苑城建旗大呼曰隋室分裂李氏已應讖書今我等共尊為主敢有不從者先梟首號令軌亦集眾助之修仁踏入河西府來執虎賁郎將謝統帥郡丞韋士政遂自稱河西大涼王置官屬掌理其事關謹等欲盡殺隋官分其家貲軌曰不可諸公既見推尊當稟吾約今與義兵以救生民隋置官屬我當撫而用之若乃殺人取貨此羣盜所為耳將何以濟關謹等乃止軌遂以統帥為太僕卿士政為太府卿自結民間豪傑用防薛舉消息報入天水郡來薛舉知的大怒曰豎子何敢妄自稱號故違盟好誓

踏平西河、勦戮鼠輩、方快吾志也。卽遣其將常仲興部兵數萬、前攻西河、令子仁杲鎮守天水、自率精兵二萬繼之。當日常仲興領兵、逕從西河進發、前抵昌松、離西河二十里下寨。哨軍報入西河、李軌問曰：誰出兵迎敵？仲興一將應聲而出曰：某願往。衆視之、乃部屬李贇也。軌卽欲遣行、關謹曰：薛舉勢大、更遣仲興爲前敵、可以智勝、不可以力退。此間離昌松止爭二十里之地、薛舉親軍隨後、宜先遣驍將黃有武領兵五千、埋伏昌松左道、修仁領兵五千、埋伏西河北岸、候薛軍半渡擊之。先備船隻、伏軍於上河頭、相應曹珍部一支兵抄攻薛舉。

在薛而不在勇

之後、多張旗幟、信砲金鼓之屬、設爲疑兵。李贇離城迎敵、佯輸引仲興入陣。大王與梁砍守城、衆將得令、俱各領計去了。次日常仲興率兵將近西河、於平川曠野、排下陣勢。李贇部兵來與仲興軍相近、兩陣對圓、仲興更不打話、只見副將陳泰驟馬挺鎗、直取李贇。李贇舞刀來迎、戰不多時、李贇回馬望本陣而走。陳泰引兵掩殺、趕去十五里、忽聞後軍大噉、流星馬報上來、左道鼓聲大振、不知何處軍。副將龔廷玉謂仲興曰：此必有謀。後軍速退。陳泰急忙回軍、李贇背後殺來、左道黃有武一軍迎頭攔住、被李贇趕上、一刀斬陳泰於馬下。薛軍大

縱敵還
俘恐類
宋襄之
仁無補
於事

敗廷玉與仲興不敢往原路領殘軍望西河渡而走常
仲興眾人未及半渡忽岸畔金鼓齊鳴脩仁一支軍殺
出薛兵又敗一陣大半死於河中仲興正搶上船遇上
流頭船隻盪來衝墮水中被脩仁一把執之薛舉哨軍
報知仲興全軍陷沒又被曹珍於山後設疑兵亦不敢
進望後退歸天水李軌鳴金收軍斬首二千級虜其衆
無數修仁綁縛仲興於帳下軌欲放遣之贊曰力戰獲
俘復縱以資之將焉用耶不如盡坑之軌曰天若祚我
當擒其主此屬終為我有若其無成留此何益乃縱之
後人讀史至此有詩贊之云

縱留俘卒悉全身

宛露靈臺一點仁

若使此心能大用

四方疇不喜為君

未幾攻擊張掖敦煌西平抱罕皆克之盡有河西五郡
之地會隋主詔涿郡薛世雄將燕地精兵二萬討李密
命王世克等諸將皆受世雄節度所過盜賊隨便誅剪
李軌恐兵臨河西日夜持防忽哨軍回報薛世雄被竇
建德所破慙恚發病卒軌聞此消息遂按兵不動且說
李淵軍拒賈胡堡日久八月雨霽下令軍中曬曝鎧仗
行裝趣攻霍邑淵與將佐議曰老生堅守不出焉能進
取世民曰老生勇而無謀以輕騎挑之理無不出儻或

固守則用行間，誣以與我通約，彼必恐為左右所奏，安敢不出。淵然之，乃遣劉弘基領兵一萬，城下挑罵，引之出敵，眾將得令而去。淵自統大軍隨後。

總批天命已屬李淵，好笑薛舉武周諸人徒自爭雄角勝。

第六節 大有義說陳叔達 李密書招徐洪客

却說劉弘基引兵城下搦戰，宋老生與江志達、伍存良一班將佐，多置擋木砲石固守，並不出戰。弘基令軍士在城下百般穢罵，老生大怒曰：「唐軍太欺我耶！」即引兵三萬，分左右翼而出，建成見老生出城，使殷開山召後

遷

軍，後軍繼至。淵欲使軍士先食而後戰，李世民曰：「敵已出城，當先挫其鋒，時不可失。」乃使建成陣於城東，自結陣於城南。宋老生擺開陣勢，左翼軍江志達一騎飛出，陣前搦戰，對陣中殷開山手揮大斧，直奔志達。志達捻鎗來迎，二人戰不數合，右翼伍存良驟馬躍出夾攻殷開山，開山佯輸撥回馬走。宋老生見唐軍小却，率軍一掩殺來，世民引數百騎自南原馳下，衝擊老生陣，出其背。老生後軍先亂，劉弘基躍馬持鎗直犯隋軍，正遇伍存良，接住弘基交鋒，弘基手起鎗到，刺於馬下。隋軍大潰，宋老生見勢頭失利，與江志達領敗兵殺出重圍，望

霍邑僻路走殷開山劉弘基引兵趕來老生正走間忽
 山坡後金鼓齊鳴一少年將領千餘騎當頭阻住江志
 達向前迎敵被其將揮起鋼刀斬為兩斷宋老生前後
 受敵知不能脫即棄馬投於塹下後軍劉弘基趕到就
 而斬之盡降其衆與前軍合時殺歿隋軍僵屍數里流
 血成溝會日已暮淵即命登城將士各攀援而上遂克
 之淵大軍進了霍邑諸將佐俱上其功劉弘基進宋老
 生首級引得一少年將來見乃臨淄人氏姓段名志賢
 少無賴數犯法大業末從父客太原以驍果諸惡少年
 畏之為世民所識聞唐公進圍霍邑故部其衆來從正

英雄未
 遇時常
 如此

遇交鋒首殺老生部將江志達唐公見其身材健捷姿
 質偉岸甚悅即授之右領大都督府軍就令温大雅紀
 錄功冊簿行賞軍吏有言隸奴應募者不得與良人同
 淵曰矢石之間不辨貴賤論勲之際何有等差宜並從
 本勲授職引見霍邑吏民勞賞如西河選其壯丁使從
 軍士欲歸者並授五品散官遣歸或諫以官大濫淵曰
 隋氏吝惜勲賞此所以失人心也奈何效之且牧衆以
 官不勝於用兵乎衆人皆拜伏其論淵下令大軍進畧
 臨汾絳郡哨馬軍報入臨汾絳郡來通守陳叔達聞得
 消息即分遣軍士各門築起土城以示重壘嚴固悉力

拒守淵兵到城下分道攻擊相距二十餘日不能進淵督率諸將用火箭雲梯各項一齊攻打溫大有入軍中見唐公曰陳叔達誠實君子今為隋臣安得不効其職縱攻克其城百姓損傷者多來日憑幾句言於城下說之彼必來降也淵從之下令緩其攻打次日溫大有疋馬於城下大叫令人請陳叔達有機密事說守城軍報知叔達叔達登城見溫大有立馬城壕邊問曰閣下召叔達有何高論溫大有曰吾聞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唐公倡舉義兵欲尊王室德愛及於百姓威令行於諸侯又兼世民深得豪傑之心所向何有不克知天命者即

當倒戈而降乃為明達若苟規於一偏之見拒守孤城倘唐軍併力攻擊圍困延月內乏糧食外無救援必至喪身失守此謂逆天者亡也且通守為富今名士須先觀時勢細察興亡誠以為唐公與隋主政令二者孰優叔達曰政令比於隋主誠大有不似然唐以義舉則隋主君也唐公臣也以臣侵君之土宇可謂忠乎大有曰隋主遠事遊幸流連忘返侑王秉國權柄下移天下危殆無日兼羣雄竊據以觀時勢者遍滿州郡唐公指揮號呼四海英雄景從閣下知天命者固如是乎叔達被溫大有說到是處猛省曰公言甚有理我當納降大

省亦長

識時之
傑

有隨報唐公次日叔達開了城門迎接唐公入城淵前
後大隊人馬進了臨汾絳郡淵見叔達言詞慷慨明敏
機警甚喜禮而用之淵安撫吏民大軍至龍門有合肥
人任環謁見淵與談論對答如流淵以為河東縣戶曹
忽報劉文靜唐勣利以突厥兵五百人馬二千疋來至
淵喜其來緩謂文靜曰吾軍西行及河突厥始至兵少
馬多皆君昔行將命之功也文靜曰靜以公命達於始
畢可汗始畢以軍中馬疋乏少故付靜復帶就軍應用
非敢有辱公命唐公深然之人馬進次河東境離城不
遠令人遍戰書報入河東來且說拒守河東者乃隋將

屈突通

按唐史屈突通徒何人少好兵法善撫
吏民遇敵必身先士卒故人樂為之用

忽聽候

騎報唐兵近河東與其將桑顯和堯君素張允忠商議
桑顯和曰淵軍新破宋老生數萬之眾連下臨汾絳郡
士卒甚銳難與交鋒將軍可先斷絕其津梁令一軍首
阻飲馬泉堅壁不出候彼餉運弗繼士馬疲乏然後乘
其怠而擊之一鼓可破矣屈突通依其計即斷絕橋梁
整備器械令桑顯和領數百騎拒飲馬泉堅守果是一
夫當關萬夫難過淵謀於將佐汾陽薛大鼎說淵曰請
勿攻河東自龍門直趨濟河據永豐倉傳檄遠近關中
可坐取也淵將從之諸將有請先攻河東任環曰今主

政殘酷，兵役不止，天下之人思見拯亂，與之息肩。公天
 付神武，仗順而起，軍令嚴明，所下城邑，無秋毫之犯。關
 中起兵者，政踵而待，擁義師，迎眾欲，何不濟哉？環在馬
 踞，久悉其人情，願為一介使，入關宣布威靈，以收左輔。
 孫梁、山濟、河直趨韓城，逼邵陽、御朝、邑蕭、造文、吏勢，當
 自下。次招諸賊，然後鼓行而前，據永豐積粟，雖未得京
 師，關中固已定矣。淵悅曰：是吾心也。時關內羣盜，惟孫
 華最彊，淵令人以書招之。華來見淵，淵以言慰獎之曰：
 觀君林貌，非標掠暴劫之人，正宜闡効忠貞，以圖顯名。
 何作穢行偷生，有辱先人乎？華即傾心拜伏曰：華恨未

四顧河
山皆在
目中

得掖人
為善之
法

得主人因以苟免存濟，今遇將軍，雖使用腦塗地，亦不
 辭也。淵又以任環為招慰大使，前往說韓城任環至城
 下，說唐公不以威力恫人，府丞自察時勢，歸降免致生
 民受困。府丞羅闈即開韓城，迎接李淵，下了韓城秋毫
 無犯。傍郡皆順風納款，屈突通自恃兵精糧足，只是堅
 守，弗出。唐兵迫不得，河東淵謂將佐曰：屈突通精兵不
 少，相去五十餘里，不敢來戰，足明其眾不為之用。然通
 畏罪不得不出，若會李密一軍進逼，其後我軍進攻，其
 前河東唾手可得。世民曰：大人此計甚妙。淵即令人持
 書以會李密，遂按兵不動，却說李密會武陽郡郡丞元

魏玄成不獨以詞章見奇奈密之不能用何

寶藏以郡降李密密以為上柱國寶藏使其客鉅鹿人魏徵為書啟謝李密且請改武陽為魏州又請命欲帥所部甲士西取魏郡南會諸將取黎陽倉密得書見詞理婉曲精捷麗華問來人曰此啟書出於誰人手作來人對以魏徵所為密大喜即以寶藏為魏州總管日召魏徵來見寶藏即遣魏徵往謝密密以為掌記室有太山道士徐洪客令人獻書於密密展視之

書曰愚聞欲興大事者須審天下之勢意圖進取者寧先制服於人今將軍大眾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厭戰難可成功如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

可并

銳浴流東府宜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

史難得

之密壯其言以書招之洪客竟不出逃避於他郡莫知所

胡氏曰洪客之謀奇而正非獨李密不及唐之諸人皆不及也天下未嘗無才或隱於屠販或隱於盜賊洪客與魏徵者皆優游黃冠中人而抱匡時之畧懷濟世之具顧人自不能知耳然李密不足與言豈當時洪客未知晉陽與師或無路以自達而於密獻此書耶以此一言觀之洪客胸中奇計固多矣而即逃遁不自見豈其不及唐室之興而

歿歟抑亦黃石公魯仲連之流歟嗚呼其可謂高士矣。

後人有詩一首評李密不能用賢洪客不知事唐云

見賢豈可用書招 李密為人志自驕

時有留陽倡義旅 黃冠何必侶漁樵

總批陳叔達屈突通徐洪客皆一時賢哲惜隋君不能用而使其屬意他人良可深嘆

第七節 李密擁眾寇東都 季珣歿節箕山府

大業十三年九月河南山東大饑餓李滿野詔開黎陽倉賑之使不以時給歿者日數萬人徐世勣言於李密

如伯當
所見果
能令太
原不霸
乎

曰天下大亂本為饑饉今更得黎陽倉大事濟矣密善其言即遣世勣帥麾下五千人濟河會元寶藏郝孝德共襲破黎陽倉殺官吏據之開倉恣民就食浹旬間得勝兵三十餘萬竇建德朱燦之徒亦遣使附密密因是威聲及於遠近每日只是與將佐議取長安之計忽報唐公遣人來請兵合攻河東密欲遣行王伯當曰某每占天象見旺氣在於太原將必有霸得失存亡豈能並求彼強我弱我存彼亡終不能兩立今若合之以兵攻破河東是助彼求霸矣若是得長安之後乘勢吞我易如傾瓶水於高屋之上其可禦哉密曰然則何以處之



伯當曰如不允命則失往日之親大王發書回唐公言
 王世克覬覦洛口軍士難以遽離許候會於關中惟黎
 陽倉糧可運萬斛以克軍餉彼得其糧請兵亦止也密
 然之即復書令人送糧一萬斛回復唐公唐公軍士正
 憂乏糧得之甚喜見書意以為起軍未便淵亦不甚催
 復令來入回淵與屈突通相距六十餘日猶未下三輔
 豪傑至者日以千數淵欲引兵西趨長安猶豫未決裴
 寂曰屈突通擁大眾憑堅城吾捨之而去若進攻長安
 不克退為河東所阻踵腹皆受敵此危道也不若先克
 河東然後西上李世民曰不然兵貴神速吾席累勝之

威撫歸附之眾鼓行而西長安之人望風震駭智不及
 謀勇不及斷取之若振稿葉耳若淹留自弊於堅城之
 下彼得成謀修以待我坐費日月眾心離沮則大事去
 矣且關中蜂起之將未有所屬不可不早招懷也屈突
 通自守虜耳不足為慮淵兩從之畱諸將圍河東自引
 軍西行朝邑古地名春秋時為蒲關戰國魏築城於此漢為臨晉縣地晉為馮翊郡治此後魏分置南五泉縣西魏改為朝邑縣以據朝板故名隋因之唐改為河西縣屬河中府大曆初復曰朝邑屬同州五代宋金元仍舊本朝因之改屬西安府法曹靳孝謨以蒲津中渾二城降
 華陰令李孝常以永豐倉降京兆諸縣亦多遣使請降
 淵大軍將至關中再遣使會李密使者領命去了却說

采不出
世民所
料

李密乘兵精糧足引衆進逼東都邊廷飛報入東都越王侗聽的大驚問於羣下曰李密之兵屢來侵犯境界何以禦之黃永奏曰大王可遣劉長恭龐王等帥兵與王世克軍會共擊李密可以成功越王依奏遂令劉長恭龐王起東都兵二萬前去與世克同禦李密又詔諸軍皆受世克節度劉長恭領命尅日出師不題話分兩頭且說江都郡丞馮慈明因探報言李密勢大難爲抗敵慈明與府屬商議卽日越王大軍在東都我乘夜從間道去請救兵出密替後乘虛破之無不克也衆然其言慈明分調以下守城自偷出城門由僻路逕往東都

行未數里之外被密巡哨軍捉住搜身上有救急文書一齊綁縛來見李密密素聞慈明之名卽下帳喝散軍士親釋其縛延坐勞問禮意甚厚因謂之曰隋祚已盡天下分崩未知鹿得誰手公能與孤共立大功久後富貴豈敢獨享慈明日公家歷事先朝榮祿兼備不能善守門閤乃與玄感舉兵偶脫羅網得有今日唯圖反噬未諭高旨昔有漢之王莽董卓東晉之王敦桓玄非不彊盛一朝夷滅罪及祖宗僕歿而後已不敢從命密大怒曰不識時務書生妄生詞端以辱我耶卽命囚之令席務本防守慈明夜說務本曰今天子建令東都謀臣

王官奉
魄

好人

猛將不下數十萬以吾觀於李密非撥亂之主也你等何必堅事之倘天兵掩至那時欲全性命其可得乎席務本曰公何不從此走去即開了監門放慈明脫離防邑亦自逃去慈明得脫了監禁乘夜間關跋蹠不辭勞苦七日得達江都上表奏知煬帝煬帝慰遣之復回東都見越王說李密雖有武陽之地稟性輕暴不能用賢任能加之賞罰不明號令不行人心離散今兵向東都所統之郡空虛若遣一軍乘虛襲之使其前不克進退無所止則密之首可致麾下耳越王大悅遂遣慈明持節會世克兵背襲李密慈明領令離了東都前至雍丘

強項

縣界正行間忽前面征塵驟起旌旗展動一支軍從山坡出乃密將季公逸馮慈明欲往徑路逃避被數十軍人趕上捉來見公逸公逸曰李將軍待爾不薄何得走脫即令軍人縛了帶回見李密密曰今番肯降否慈明曰不降縱明公不殺我父後我亦走密又義而釋之慈明昂然而出至營門翟讓叱之曰抗拒狂徒留之何益言罷一刀揮下頭來後人有詩贊云

慷慨忠貞士 丹心自不移

盛名為密識 義氣有天知

跋蹠離軍日 間關見主時

遭擒言益壯

不負烈男兒

李密遂大會將佐圍攻洛口箕山府郎將張季珣守之
 堅壁不下密督諸軍攻打城上季珣極口穢罵密怒自
 率軍士裝起雲梯堆積砂土益力攻打季珣令眾人插
 下木石火炮之具下來密軍不能近前時密聚數十萬
 季珣所領不過數百人而執志彌固誓以必死久之糧
 盡水竭士卒羸病季珣撫循之一無離叛與密相距二
 百餘日城遂陷大軍入箕山府執獲季珣來見李密密
 曰量汝一匹夫欲守孤城以抗天兵今城陷被俘若肯
 委心歸降即封汝為箕山郡丞仍令管領箕山郡事汝

構思羅
 惟多應
 是聞風
 而起者

心下如何季珣曰城破被擒勢窮力竭有死而已豈有
 屈膝拜賊之理密大怒命左右牽出斬之季珣引頸受
 刑全無懼色臨歿神色不變眾軍士莫不嗟呀密亦悔
 恨令具棺槨收其屍而葬之後人有詩贊云

孤城獨守力難支

被執臨刑志不移

隋室守臣甘伏虜

未知那箇是男兒

鍾谷演義至此亦筆七言四句以挽之云

喪首轅門血未乾

唯君義氣重如山

墳前石馬經年立

古木斜陽日色寒

李密克取洛口會淵遣使召密合兵入關密恐日前失

約許關中會集遣使人回復唐公自隨整人馬陸續進發使人回見李淵說李密克日約會關中淵大喜即師諸軍濟河至關中關中士民歸之者如市淵以本部軍各分調啟行遣世子建成并劉文靜帥王長諧等諸軍屯永豐倉守鎮潼關以備東方兵慰撫使殷開山等受其節制世民帥劉弘基等徇渭北慰撫使殷開山等受其節制自帥柴紹裴寂陳叔達薛大鼎史大奈任環等部兵二十餘萬進取長安淵分撥已定建成等各領命去了且說淵軍未及進發有冠氏長子志寧與安養尉顏師古及世民婦兄長孫無忌謁淵於長春宮淵問及時

清簡數
言已括
治要

務事長孫無忌曰明公以天下為度以生民為念深求戰守之道則惟擇將擇相與之共理而已矣昔漢高之都三秦也有蕭何為之謀而後韓信得以盡其策宣帝之屯金城也有魏相為之主而後趙克國得以定其功天下之事未有不由將相戮力而可與有成者淵大悅曰願得賢輩與共理邦國今遇諸公寔契平生也志寧師古皆以文學知名無忌仍有才畧淵皆禮而用之由是羣賢類遙各薦所知

總批慈明李珣忠烈可欽李密賢而惜之亦為良心未喪特請觀當日域中竟是何如氣象

第八節 李世民兵會長安 段志賢單騎破虜
 却說李淵從弟李神通在長安亡命入鄜縣山中與長
 安大俠史萬寶等起兵衆有數萬來應淵淵女柴紹之
 妻亦聚徒於藍田得萬餘人聽的淵大軍屯關中各遣
 使迎淵淵即使柴紹將數百騎迎李氏柴紹領命去了
 關中羣盜皆請降淵以書慰勞之曰諸君欲共仗大義
 以成美名富貴久當共之衆聞其召各領所部來見共
 有十萬餘人淵使受世民節制因是軍聲尤盛弭兵望
 長安進發邊廷消息報入長安來京兆內史衛文昇年
 老聞淵軍至憂懼成疾獨將軍陰世師郡丞骨儀奉代

老柴固
 宜喜動
 顏色

敬財聚
 衆不謂
 女中有
 此象伴

王侑率將佐乘城拒守淵軍至永豐倉賞勞軍士賑濟
 饑民大兵進屯馮翊遣使召世民軍合世民所領一支
 兵從關中招撫禁革以下不許侵擾百姓各簞食壺漿
 以迎王師羣盜歸之如流世民收其豪俊以備僚屬有
 勝兵九萬札營於涇陽時柴紹軍迎見妻李氏大悅曰
 自長安別赴太原一向音問疎濶不期今日得遇實天
 從所願也李氏曰吾因歸鄜縣別野散家貲聚徒衆欲
 赴太原聽知父兵近關中故來相約二人各訴欵曲將
 精兵萬餘會世民於渭北世民大喜曰人所謂摧鋒破
 敵無非父子親兵吾今日有之耳因與柴紹各置幕府

中龍風
虎宜其
相投

號娘子軍。有隰城尉房玄齡謁世民於軍門。世民一見如舊識。曰：使吾成大事者，必此人也。署記室參軍，引為謀士。玄齡亦對人曰：此真吾主也。罄竭心力，知無不為。世民即引兵趨司竹軍，令嚴整，所過秋毫無犯。遣使者詣淵，請期赴長安。却說淵，命劉弘基、殷開山等分兵西略扶風，有衆六萬，南渡渭水，屯於長安故城。守臣郎將翁霸聽得淵軍到，即與部屬徐質商議。質曰：今兵少，不可敵。若分其勢，乃可。公引兵背出渭水，淵兵必南應之。然後輕兵襲其寨，可破也。霸從之，即領精兵四千寇渭水。徐質引兵五千出城，劉弘基以兵分左右翼出戰，與

徐質兩下軍器並舉，交鋒未十合，後陣人報長安城軍攻襲後營。弘基即令殷開山一支軍兼行趨渭水，殷開山逆擊之。徐質軍大敗，殺向渭水，與霸合為一處。淵衆勢大，如何敵得住。二人引殘兵棄城走歸長安。弘基迎淵入城，淵命建成選倉上精兵趨長樂宮，遣使迎世民。世民率諸佐入見，淵以其新附，諸軍北屯長安故城。延安上郡、雕陰皆請降，淵遣人招納之。淵引軍西行，所過離宮園苑皆罷之，出宮女數百人，令各還其親屬。遠近大悅。爭持羊酒勞王師者，處處皆然。十月至長安，諸軍皆集合，二十餘萬。淵命各依壘壁札下，毋得入村落侵

暴良民長安城中衛文昇陰世師等深溝高壑悉力拒守骨儀上言宜往河東取救代王侑從之卽遣使取屈突通軍來救長安使者領詔逕到河東且說河東屈突通與淵將呂紹宗屢日交兵不分勝負因是河東久戰不下忽報淵軍進逼行在遣使來取救兵通驚曰河東亦是要害之地若棄之而趨長安則河東誰可保堯君素曰今上有燒眉之急主將不得不持兵救應我引兵拒蒲以扼河東主將可自救長安通從之卽以君素守蒲自引兵一萬由武關趨藍田以至長安兵至潼關阻劉文靜兵不得進相持二十日屈突通從高阜處望見

文靜與王長諧分爲三壁屯札前一壁旗幟不整軍士怠倦與桑顯和謀曰觀靜軍散亂易爲攻擊今夜乘其不備從關左道掩襲之無有不破者耳顯和曰此策甚妙緣文靜亦善用兵當分前後攻之通卽令張允忠領一支軍攻其一壁我軍隨後至矣允忠領計去了將近三更左側允忠悄悄由左道逕出關來果是王長諧軍無備被允忠斬壁而入乘夜不知虛實諸軍大亂通軍從後掩至奪其一壁關裏火光照天金鼓不絕兩下交兵將近天色欲曙桑顯和縱兵大出王長諧不能抵敵大敗將逼文靜營文靜戒令軍中勿驚自以短兵立於

志賢固
是驍將

論言
危勉強

壁外通軍不敢近。因是文靜一壁獨完。會允忠兵驟至。箭如雨下。文靜軍潰。段志賢率壯騎馳入。殺通衆十餘人。左腿中流矢。恐痛不言。奮冲馳突。文靜亦被矢傷。死者甚衆。顯和以士卒戰疲。乃傳餐於中軍。文靜因得分兵守其二壁。仍集游兵數百騎。與段志賢等自南山還。擊其背。金鼓連天。三壁兵大呼奮而出。顯和衆各荒。遂大敗。志賢乘勝掩殺。正遇張允忠迎戰。被志賢一刀斬之。屈突通與顯和單騎復逃。回潼關。文靜盡降其衆。唐軍復振。而長安代王朝夕。望河東救兵。到至是一月不報。城中困急。淵遣溫大雅於城下。論文昇等曰。蓋聞貞

不懼寒
卷匪躬
之節

婦不嫁破亡之家。賢臣不佐絕滅之國。今隋主無道。代王幼冲。國已將亡。社稷崩頽。諸君苦為守此孤城。一旦身歿世絕。為天下笑。文昇於城上答曰。爾曹出兵無名。徒恃其士馬之衆。古人稱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必敗。唐公弗守臣節。圍寇長安。不道之極矣。君上臨行。以代王付吾等奉守。今鑿與未返。即開門歸降。苟圖富貴。不恤大義。上負吾君。下負民望。有忠。心以報國者。固如是乎。此頸可斷。此志不可移也。大雅聞文昇語。知不可屈。即回以昇言具知。唐公淵命諸軍攻城益急。衛文昇因城中乏糧。外無救援。積疾日深。知不能起。

因謂其同屬曰善事代王我無能為矣言訖而卒十一月淵攻破長安約毋得犯七廟及代王宗室違者移三族因是淵軍入城秋毫無犯百姓各香花燈燭迎門而接淵入朝門代王左右皆奔散唯侍讀姚思廉侍側淵軍士將登殿思廉厲聲訶之曰主上在此唐公既舉義兵匡帝室卿等毋得無禮眾皆愕然不敢近布立於庭下淵稱呼拜畢迎代王於東宮遷居大興殿後廳思廉扶王至閣下泣拜而去淵還舍於長樂宮差官分所各處安民

總批自古無不亡之國况隋何足言乎何足言乎

猶幸有

第九節

李世民深契李靖

王世克大破李密

是約法
三章雅
意

却說劉文靜進謂李淵曰今民苦隋苛法久矣主公可約而改之以寬恤百姓則隋民皆悅服主公之德天下可得而安也淵曰善次日悉召長安父老豪傑至諭之曰今汝父老苦隋苛法久矣吾舉義兵而來正救汝等於水火之中今約法十二條務在便順民志不專刑虐其餘隋立苛禁悉除罷之又傳令大小三軍不許騷擾居民如違令者即斬首示眾父老百姓等皆大悅而去淵執陰世師骨儀等十餘人責其惑主之罪斬於朝門外餘者俱無所問時馬邑郡丞李靖素與淵有隙淵亦

不宜宿
怨淵之
不及子
世民也
於此別

將收斬之。靖大呼曰：公與義兵，欲平暴亂，乃以私怨殺壯士乎？世民為之固請，乃捨之。

按唐史李靖字藥師，京兆三原人，姿貌魁秀，通書史，嘗謂所親曰：丈夫遭遇，要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其舅韓擒虎每與論兵，輒嘆曰：可與語孫吳者，非斯人而誰哉？任隋為殿內直長，吏部尚書牛弘見之，曰：王佐才也。大業末為馬邑丞，請審唐公有非常志，上急變，傳送江都，至長安，道阻不能達，唐公已定京師，故將斬之。

世民因召至其府，謂之曰：大丈夫志氣相投，休以小嫌介意。世民久仰足下大名，如雷灌耳，今本仗大義，偕與舉，欲掃清天下，誠不知計從何出，幸直言之，無隱。靖曰：兵法有言，上將伐謀，其次伐交，為將無謀，不足以語大。

李衛公
兵法

計。前人有言：長安者，乃天下之咽喉，咽喉一塞，可待而斃。此不知謀，有之為。今長安西有秦關，百二之險，隘自古帝王為建都之所在，若因其地所產，則可以養兵，養民，因民可以克實府庫，因兵可以習練成熟，然後出與羣雄制敵人，知尊君親上之方，無不以一當百，不半年天下可定也。世民曰：足下之言，深契我意，真天下奇才也。於是深重禮之。靖亦傾心結納，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且說飛騎報入洛口，李密聽得唐公克了長安，大驚，謂將佐曰：屢約唐公會兵於關中，今失信約，倘唐公加兵責問，何以退之？徐世勣曰：如今只脩下書一封，先令一

使人前往長安。一以通舊約。一以賀入長安。主公亦部
 兵出洛口。陽且看他如何回報。又作商量。密從之。即脩
 下賀書。多備金帛綵段。遣人進上長安去了。自引眾將
 部十萬大軍。出離洛口。王世克聽得密兵出洛口。欲赴
 長安。令部將以兵五千。營於黑石。守禦。自將精兵一萬。
 陳於洛北。以阻密軍。密聽得世克持兵來阻洛北。大怒。
 即結束威嚴。耀武揚兵。領一班將佐。來到陣前。單搦王
 世克戰。王世克亦全身披掛。橫鎗躍馬。當先罵曰。背主
 叛臣。擅作威福。已侵擾東都數大郡矣。尚不知止。仍敢
 寇逼長安。快早下馬投降。轉禍為福。免汝一死。密曰。汝

來送死。尚爾不知。反敢搥唇鼓舌耶。世克大怒。舉鎗直
 刺李密。密背後一將湧出。眾觀之。乃裴行儼也。裴仁基子
 善戰挺鎗直取世克。二人兵刃並舉。戰到二十餘合。行儼
 精神越倍。世克詐敗。向東南奔走。行儼驟馬追來。世克
 按住鎗。拈弓搭箭。望行儼面上發矢。正中行儼左腮邊。
 負痛不住。墜落馬下。世克回馬舉鎗。向行儼咽喉刺下。
 程咬金一騎突出。隔住世克。眾將一齊救得行儼回本
 陣。世克後軍一齊掩殺至。密軍敗五里。密回營。令軍送
 行儼歸洛口。養疾。與眾將按兵不出。王世克見密兵不
 出。與副將張焯議曰。密兵不出。恃眾將果敢故也。若分

其勢而擊之李密可擒張焯曰我請以千騎襲其後將軍攻其前密首尾受敵必不能保全世克然之卽引壯兵八千進逼密營密軍士皆請戰密曰隋軍勁果所利在速戰初鋒勇銳不可出也密言未畢人報寨左一支軍勇不可當襲了後營密軍正荒欲分遣迎敵世克兵從洛北殺入箭如飛蝗密因不審地勢又兵多騎與長棚而北薄山地隘嗣廷不能進世克多短兵盾積因感之被世克大敗一陣帥精騎度南而出與餘衆東走月城後軍報柴孝和取疲溺歿洛水密聽說哭之曰我得柴先生所教益多今日從吾歿於非命誠可惜也世克

與張焯兵合所得密軍餉甚多引兵追至月城圍之水泄不通密因城中糧食又乏城池不堅甚憂之王伯當曰世克積聚皆在黑石可遣機密卒出城舉燒烽火陽言洛山兵襲取黑石世克必往救之然後以輕騎擊其後隋軍一鼓可破也密從其計卽遣小卒下城連舉六烽言洛口兵襲破黑石世克軍中聞此消息大驚曰黑石有失吾軍休矣卽率兵釋月城之圍前救黑石密聽得縱兵出月城尾世克之後世克軍離月城數里有氣若城壓其營近黃昏左側後面征塵蔽天密兵乘勢趕來世克軍尚未傳食各立陣不住狼狽自教程巖金揮

斧躍出，世克將牛金雄後哨抵敵，齧金戰未數合，被齧金一斧揮於馬前，縱兵掩殺，密衆四下夾攻，世克大敗，斬首三千餘級，自相踐踏，死者不計其數。密收兵屯札於石子河，世克被李密所破之後，甲士幾盡，走保河陽，遣人上書請罪於越王侗，聚集亡散得萬人，堅壁不出。越王侗遣使以書慰勞，賜金帛安之。世克得賜，慚懼，勉厲將士，修整器具，復遣人下書約與李密誓決雌雄。密得書，謂將佐曰：「世克懼罪，不得不戰。我按兵不動，待彼氣衰士怠，縱兵攻擊，何有不克？」翟讓曰：「世克兵新敗，怯志未寧，正宜乘其虛而破之，豈可遷延日久，使彼得固壘壁而拒我矣？」王伯當等亦請示兵，密從其議。次日引兵分作三隊，出與王世克軍，來石子河而陣，離世克寨不遠。

壘壁而拒我矣。王伯當等亦請示兵，密從其議。次日引兵分作三隊，出與王世克軍，來石子河而陣，離世克寨不遠。總批：世克行儼，俱萬人敵，不若李藥師勇而有謀，爲法後世。

第十節 殺翟讓，魏公據衆，降李密，王慶皆隋

邙說李密大兵布陣十餘里，旌旗蔽日，金鉦連天。世克軍亦整齊擺列，兩陣對圓。王世克當先出馬，單搦李密交鋒。翟讓左翼呂應兆引軍出迎，一人更不打話，軍器並舉，戰未十合，王世克賣箇破綻，應兆搶入懷來。世克

好斷殺
然投的

刺的都
是無名
小將

按在鎗早將應兆活捉馬上，逕回本陣。右騎軍鮑蹟見捉去應兆一馬突出，持鎗望世克左脇刺來。世克放下應兆，令後軍縛了，再復馬與鮑蹟相敵。只一合，被世克刺歿馬下。翟讓軍因戰不利，望後陣便退。世克揮手一指，眾軍齊逐至中軍。密兵料潰，王伯當、裴仁基等選驍勇從旁橫斷其後，兩下殺氣騰空。李密勸中軍兵敵在世克戰到日晡，只見世克陣後先自逃走。人報一支軍背寇其營，極是驍勇。未知何處軍。世克大驚，撥回馬引本部兵殺回後陣來，正遇其將，乃裴行儼。因在洛口養病，已痊，引兵前來助陣，挺鎗直取世克。世克前後受敵

撞着對
頭了

淮陰不
避崩徹
後悔無
及

翟讓還
是好人

隋軍不戰自亂，引本部殘兵殺出重圍，走入河陽，堅閉城門不出。李密收整軍馬，還至洛口，日與將佐復定入京之計，密有捷才，制勝決策，皆默與眾合。是以人皆伏之。翟讓部將王信儒，心志險僻，常好議論人長短，憚密威望，勸讓自為大冢宰，總統眾務，以奪密權。又說讓見翟弘曰：吾等久事主公，密我之輩也。今權悉歸於彼，又陰結其下，終當不利於主公也。宜早計之。弘然其言，即語讓曰：天子汝當自為，奈何與人。汝若不為，我當為之。讓但大笑，不以為意。人以報密，密聞而惡之。一日讓謂房彥藻曰：君前破汝南，大得寶貨，獨與魏公李密號魏公全

恣言無忌抑未

知出口

之能與

戎也即

李密未

便有心

害讓翟

讓亦未

嘗有心

疑密其

傷夷丞

併皆其

下釀成

之也

不與我魏公我之所立事未可知彦藻懼謀於鄭題鄭
題曰翟讓貪財之輩不足慮也次日會彦藻說密曰翟
讓為人貪懷不仁宜早圖之免生後患密曰我知之久
緣此人與共起兵若一旦誅之難以服眾題曰可引至
密室而殺之然後以大義曉示其下焉有不服者哉密
從其議乃置酒令人召讓赴宴讓將行翟弘曰不可去
我觀李密心氣怏怏常有懷恨之色筵無好筵弟宜慎
之讓曰禮尚往來來而不往非其禮也今日若不赴席
是轉見疑於密矣因與裴仁基郝孝德同往密接人各
分賓主仁基孝德與讓共坐單雄信等皆帶劔侍立房

彦藻鄭題往來檢校筵席密曰盃起而言曰今日薄味
與司徒少叙舊日之情不須一人以帶利刃此豈鴻門
宴乎宜轍之密左右皆引去讓左右猶在彦藻進白
密曰今方為樂天時甚寒司徒左右請給酒食讓許之
彦藻乃引讓左右盡出獨密一壯士蔡建德持刀立
侍食未進密取出良弓與讓射中庭讓接過弓來方
欲引滿不持防背後被蔡建德掣出剛刀自後砍之翟
弘王信儒見事變即大詬曰密及司徒部下何在廊下
搶出二百壯軍并執弘與信儒皆殺之徐世勳見勢頭
不利抽身走出守者攔住持刀砍來傷其頸王伯當見

得安尉
家心之
道

暹訶止之曰不得無理世勣負痛而去單雄信即拜伏
階下叩頭請命密釋之曰與君無傷切莫憂懼左右皆
警擾莫知所為密仍大言曰與君等同起義兵本除暴
亂以安于室司徒專行貪虐凌辱羣僚今所誅止其一
家諸君無預也命扶徐世勣至幕下以言慰之曰小卒
不知足下悞傷貴體密之過也即親為以藥傳其創處
翟讓麾下無統各欲散去密復使單雄信前往宣慰密
尋獨騎入其營歷加撫諭仍令徐世勣單雄信王伯當
分領其眾中外遂定

評曰翟讓為人殘忍信儒貪縱故歿之日所部無哀

之者然密之將佐因是始有自疑之心矣

李密自殺翟讓之後盡得其眾權由已出羣下皆拱手
聽令威振遠近河南諸郡盡附李密唯滎陽太守邴王
慶梁郡太守楊注尚為隋守不降密令祖君彥作書招
慶為陳利害遣人送到滎陽來見王慶呈上魏公書慶
拆視之

書曰大厦將顛非一木可支隋失其德民叛士散天

下之勢郡守所知且王之先世家住山東本姓

郭氏初非楊族

王慶祖父原係隨母郭氏養於
舅族及武元帝從周文帝起兵
關中元孫在鄴恐為高氏
所誅冒姓郭氏故密云今若固為坐守吾軍

阨於外，足下迫於內，智窮力竭，轅門請降，誠恐部下有執小忿者，不利於君也。手札到日，更宜察焉。

王慶得密手書，卽以榮陽郡獻降。密將禮待之，復其原職，領鎮榮陽。復遣使人詣京師，約通唐公，畢竟看下節分解。

總批：史稱李密有捷才，謀策皆與衆合。吾謂密義釋慈明，收葬季珣，重誅翟讓，尤有人君之度。獨惜其見小志驕，致不能濟大事耳。焉可盡少之。

批評唐傳演義卷之一終

新刻徐文長先生評唐演義卷之二

按唐書史鑑節目

起隋恭帝侑義寧二年

卽唐高祖武德元年

凡一年事實

止隋恭帝侑皇泰元年

第十一節

李世民大破薛舉

屈突通勢盡歸唐

俱踵曹瞞故智

却說李淵集諸僚佐於中殿，立代王侑爲皇帝，尊帝爲太上皇，淵自爲大丞相，封唐王。以建成爲唐王世子，封世民爲秦公，元吉爲齊公，追謚其大父爲景王，考爲元王，夫人竇氏爲穆妃，改武德殿爲丞相府，置丞相府官屬，以裴寂爲長史，遣使齎勅至潼關，以劉文靜爲司

馬時何潘仁使李綱朝見淵愛其文學留之以為丞相
 府司錄專掌選任之事又以竇威為司錄叅軍使定禮
 儀其餘將佐各隨才授任皆得允當淵得長安之後以
 甲士勞疲悉傾府庫之藏分賜有功者不一日藏庫支
 盡國用不足光祿大夫劉世龍獻策曰今集聚義兵不
 下數十萬並在京師柴蘇貴而布帛賤請伐苑中及六
 街樹木為柴以換布帛可豫備資國用補繼其乏淵從
 之果是一月間府庫所藏得數萬疋唐王淵自仗其眾
 情協從遂有一匡天下之志使臣報李密奉表自陳欲
 引兵會京師以尋舊盟阻於王世克之兵故不能進達

不妨權宜

今日可自雄不
肯像昔
之隱忍
矣

唐王怒曰李密野子狼心屢失盟約今日知我已入長
 安無辭抵諱故以尺牘來邀我耶即遣世民引大軍三
 萬攻洛口責其寇東都罪咎而討之裴寂諫曰李密鎮
 守洛口兵精糧足壁壘深固近聞新誅翟讓奪其權柄
 號令眾人悉皆懼伏部下王伯當徐世勣等足智多謀
 非一日之兵而能拔也目下薛舉遣其子仁果寇扶風
 襲破守臣唐弼悉并其軍炎勢益張眾號三十萬欲窺
 謀京師之意主公正宜遣使往應之使安其位我得西
 向與羣雄放對庶無後憂不然捨門庭之寇而征不得
 利之國未有能濟者矣唐王深然其諫即遣使命逕來

那兒得

洛口旌贈李密重加賞勞密得唐王優賜自以為無敵
 於天下更不圖入長安之盟却說邊廷報入京師見得
 薛仁果引精兵三十萬寇取長安使臣呈上唐王唐王
 淵遣世民領兵十萬前來征討以殷開山史大奈副之
 世民辭了唐王引兵於教場中操演次日與諸將拔寨
 離京鎗刀整備盔甲鮮明迤邐望扶風進發時仁果兵屯扶風那
 時值秋末冬初朔風競起北鴈南飛動征人遠塞之悲
 感閨婦重門之恨後人錄征婦怨一首單闡征夫之情
 其詞云 詞言漢軍者唐儒不敢正斥時君也
 九月匈奴殺邊將漢軍全沒遼水上萬里無人

累畧駮綴亦訂

受白骨家家城下招魂葬婦人依倚子與夫同
 居貧賤心亦舒夫歿戰場子在腹妾身雖存如

畫燭

世民兵屯札鴈坡地名離扶風不遠且說薛舉正與東
 道行軍元帥羅喉部將丘志榮王欽等在軍中商議入
 京師之計忽聽得哨軍報唐王遣世民領大軍十萬來
 到薛舉聽得問於部下何以迎敵其子仁果曰先發制
 人後發制於人世民大軍遠來衆必疲乏若縱兵而擊
 之全勝之道也王欽曰唐王初入長安號令嚴肅聽得
 我有窺京師之舉彼今挾天子令而來征討且世民兵

馬精盛其鋒不可當只深溝高壘以挫其銳攻守異勢必獲兩全羅暉亦請從王欽所議薛舉從之即下令軍中繕守城壘整備器具遂按兵不出人報知世民薛舉增築城壕堅壁固守世民聽得沉思半晌下令將佐整帥直趨天水殷開山進曰今公子大軍至此離扶風止曾二十里又不促軍進攻而下令趨天水非所以示眾世民曰這賊堅營高壘欲以老吾軍也攻之正墜其計薛舉大衆在此其巢穴必虛我軍直指天水人懷內懼必出兵救戰我將軍馬埋伏前後舉砲為號破之必矣開山等深伏其議薛舉第二日間不見唐兵進圍令人

世民書策常存諸將之上宜其心也

去打探唐軍消息人回報世民大兵直趨天水郡止留下一箇空營薛舉大驚馬曰天水有失我等皆被虜矣即縱兵出扶風倍道追襲薛舉軍未離數里忽山坡後金鼓齊鳴旌旗展出一將橫鎗躍馬乃殷開山也大叫薛舉今日中吾之計尚不下馬納降薛舉背後一將湧出乃其子仁杲也大罵唐將休走撚手中鎗直取殷開山二人鬪上二十合不分勝負忽薛舉陣後軍士先散史大奈引一支軍從背擊之仁杲不敢戀敵殺開中陣望天水而走王欽羅暉等各混戰殺出兩下噉聲連天唐兵四路夾攻世民自整後隊掩殺大破之直追至隴坻

而還襲了扶風郡殺其衆屍首堆積得其輜重二十
 車世民曰薛舉走入天水若緩其攻彼得整集而拒我
 兵諸君可乘銳氣而取之不可失也衆人得令各奮力
 進兵圍了天水郡水泄不通城下裝起雲梯火砲之具
 悉備薛舉城中大懼問其羣臣曰今唐軍攻城急切欲
 戰不可欲降無辭自古天子有降事乎黃門侍郎褚亮
 曰昔者趙佗以南粵歸漢劉禪亦任晉近世蕭琮其家
 得存轉禍為福自古有之薛舉默然衛尉卿郝瑗趨進
 曰陛下失問褚亮之言又何恃也昔漢高屢經奔敗後
 九里山一戰成功蜀先主厄於當陽至亡妻子卒就大

你向時
正的大

勿謂止

業夫戰固有勝負陛下奈何以一戰不利遽為亡國之
 計乎舉亦悔之曰聊以此試君等耳乃厚賞瑗引為謀
 士瑗請連師梁師都遣人厚賂突厥合從東向舉從之
 即遣使命以厚禮往突厥突厥得其貨物遂許出兵一
 萬寇京師之三輔梁師都亦部兵來救天水之圍三輔
 告急文書報入京師唐王聽得與裴寂議曰突厥兵出
 三輔世民征薛舉未回誰可引兵禦三輔寂曰薛舉深
 寇公子圍之徒費糧料不若下勅令轍兵會潼關劉文
 靜軍以扼突厥之後三輔圍不救自解矣唐王依其計
 即遣使人齎勅至天水郡會知世民使者領勅逕至天

水來見世民世民得勅與將佐商議殷開山曰天水城
堅一時攻打未下近聽得梁師都兵來救應我軍糧食
不勾支半月正宜乘此機退入潼關養威積銳以待時
勢世民從之卽將大小三軍分作前後隊緩緩退師衆
軍拔寨離了天水直趨潼關城中聽得世民大軍轍圍
而去報知薛舉薛舉知得突厥兵出長安之故世民方
且回軍卽下令縱兵襲擊唐軍郝瑗曰世民善能用兵
彼今啟行必分前後而退使大軍作後若追之正中其
計矣薛舉卽止其兵不追且說世民軍退天水迤邐望
河東進發離蒲坂五十里屯札差人持書往潼關約會

劉文靜軍候騎報入潼關來文靜與段志賢等曰今夕
禦潼關屈突通未下主公手勅出兵會世民河東堯君
素善撫其下吏民爲之歿守倘軍一離首尾受敵可不
兩失其利也志賢曰桑顯和窮促屈突通勢怯可以堅
兵壓之彼不戰自亂矣文靜然之卽自選精健與志賢
分前後隊馳趨屈突通寨壁顯和軍士屢困皆棄壁而
逃文靜志賢夾攻而入顯和大敗退保潼關文靜縱兵
圍之通勢益感部下軍士無鬪志者或說通降通泣曰
吾歷事兩主恩顧甚厚食人之祿而違其難吾不爲也
每自摩其頸曰要當爲國家受一刀勞勉將士未嘗不

一腔熱
血傾何
處

流涕。人亦以此懷之。忽候騎報云長安失守而突厥兵
 寇三輔。唐王恐將軍尾出河東。結納突厥將軍之妻子
 盡監下。通聞知大驚曰。君上遭虜。妻子被囚。負職極矣。
 更何面目再見天下乎。言罷。搥胸而哭。次日乃留顯和
 鎮潼關。自引兵東出。將趨洛陽。以會勤王之兵。突通已
 離潼關。顯和勢不利。與通子壽。即以前城降文靜。文
 靜重用之。顯和曰。主將去不遠。某當追及。勸彼來降。文
 靜即遣寶珠等與顯和追之。二人引精騎五百。趕至稠
 桑。地名在洛陽西將及突通。突通是後面追兵來近。即結陣自
 固。寶珠遣通之子屈突壽前往諭之。壽一馬近前曰。潼

大義滅親可追石大夫高瑒

關士卒離心。顯和率眾歸降。今長安破殘。大人孤軍更
 將何往。不如順唐。可保善後之計。通罵曰。此賊背違大
 義。負失潼關罪。弗容誅。今日反來誘我。昔與汝為父子。
 今與汝為仇讐。言罷。命左右放箭射之。壽勒馬望後而
 退。顯和謂突通眾曰。京城破陷。汝輩皆關中人家屬。盡
 在長安。唐王寬洪待之如舊。若等即降。父母妻子。猶且
 可保。突通今已勢促。更復隨之。亡無日矣。眾人聽說。面
 面相覷。皆倒戈釋杖而降。通知其不免。下馬望東南再
 拜號哭曰。臣力屈至此。不能為主固守封疆。非敢負國。
 唐軍一齊併上捉了屈突通。回見劉文靜。文靜令甲士

將屈突通收固檻車遣人解赴長安來見唐王却說唐王每日只是調遣各部分徇州郡河池太守蕭瑀以郡降唐王以瑀為禮部尚書封宋國公時榆林靈武平涼安定漢陽諸郡相繼來降李孝恭張道源招撫山南山東諸州皆下之

總批薛舉蠢驕堪笑屈突通窮忠可憐

第十二節 王世克金墉大戰 李世民東都解圍

却說潼關劉文靜差使押送屈突通到京師入見唐王唐王素知突通名望下階親携通手上府堂賜坐曰何相見晚耶通泣曰遐荒遠臣不能盡人臣之節故至此

蕩然仁君之言

實為本朝羞焉敢重明公敬慰唐王曰隋君不辨賢愚權柄下移使忠臣義士疲於外非君不能守職時勢如此將軍足知之矣淵舉義兵本欲與豪傑共安王室非有他志足下何必固辭通見唐王恭謙下士即離坐拜伏曰通好勇匹夫本無智識今日情愿乞降同扶後主唐王大喜以通為兵部尚書賜蔣公兼秦公長史欲命往河東招諭堯君素通慨然請行唐王再三曉諭若見君素可以溫言慰之慎勿挾取以失其義通即辭却唐王引本部兵直抵河東城下會見世民二人握手相歡侍坐終自各訴平生通具言唐王遣諭君素之事世民

曰堯君素烈士也恐不見從通曰吾自有言語勸之次日突通轍去從人單騎一馬立於城下高叫守城軍報入河東府堯君素親登城上看見屈突通遙問之曰將軍臨行曾道甚來彼時令我守此城而拒蒲坂今日自屈膝於唐以來相見其顏何厚君素言罷歔歔不自勝通亦泣下霑衿因謂君素曰本共為隋臣今我失職自知負罪然事如此君當早降君素曰公為國大臣主上委公以關中代王付公以社稷奈何負國生降更為人作說客邪且公所乘馬代王所賜也公何面目乘之通曰非即遽降然相持日久兵散糧竭勢力已屈耳君素

當日情狀宛然

壯直

曰你力屈而降我方猶未屈何用多言通見君素志堅不可以說詞動懷慙而退見世民曰君素誠如公子之言志難奪也遇唐王手勅召劉文靜取弘農命世民畧河東傍縣世民得令旨即遣屬官招撫各處自屯札河東界上啟報知唐王堯君素不從諭旨堅守其城候回音定奪使人領書逕進京師朝見唐王具上世民奏啟唐王看畢以示僚佐等姜謨曰君素死守孤城焉能逃脫主公可下命公子緩用攻打不出一月城中糧食無繼必見降矣唐王然之即遣使命來復知世民時突厥聞天水圍解亦徹寇三輔兵而去義寧二年春正月唐

逆節凌萌矣

王淵自加殊禮。劔履上殿。贊拜不名。既克長安以後。招諭郡縣。於是東自商洛之處。南盡巴蜀之地。郡縣長吏。盜賊民羌。爭遣子弟入見。請降。唐王命有司復書許納。比以百數。

綱目斷曰。唐公以兵取天下。而亦襲近世篡奪之跡。何耶。惟其始焉名義之不正。故其終焉之弊。必至於此。書自為大丞相。自加殊禮。自為相國。唐公雖欲出為之說。何可得也。惜哉。

却說東都。越王侗屢被李密所侵。遣大將王慶保與王世克合兵。進擊李密。哨軍報入洛口。密謂裴仁基曰。越

計不得不出此但恐所謀難遂

王盛兵出東都。何以逆敵。仁基曰。李世民軍屯河東。以制外叛。唐王自加殊禮。欲起內謀。以我所觀。天下莫有其敵。主公正宜乘部下養銳之兵。進襲東都。越王寡謀懦弱。無能為者。若一夕據之。挾以號令天下。誰敢不從。然後與唐王坐觀勝敗。各奠土宇。培成霸業。在此一舉。古人所謂機會難再。時不可失也。君其圖之。李密深然其計。即遣發大小三軍。出離洛口。令裴仁基守城。自領一班將佐。前抵洛北二十里下營。候騎報知。王世克王世克合東都兵於平川曠野。排開陣勢。李密亦引兵出。兩陣對圓。王世克陣中江期出馬。對陣李密部將孟讓。

兢渡兵
家所忌
皆特懸
公知其
必敗

一騎出迎，二將更不持語，金鼓齊鳴，戰上二十餘合，不分勝負。王世克自率驍果三千，刺斜擊李密中壁。大將軍王慶保率眾從右夾攻，兩下噉聲大振。密中陣先亂，不能抵敵，望後而退。世克驍騎斬壁奮前，無不以十當百。密兵大潰，程咬金羅士信等，堅陣在後，抵住隋兵，與密走屯鞏北。世克對岸離密陣四十里安營，命諸將各造浮橋渡洛，直抵密營。有造橋成者先進，前後不一。密軍中知之，大驚曰：「隋兵眾盛，驍勇精銳，今造浮橋逼營，我軍首尾受敵，即下令眾軍移營離鞏北，退保洛口。」徐世勣進曰：「王世克不知兵法，是自送死矣。主公何自驚？」

迫彼造浮橋，使軍一齊併進。我軍恐寡不足以敵眾，今橋未成一半，而軍先度，前後不一。若使敢戰，死士五千從傍擊之。大軍繼進，王世克自且退保，何況其眾乎？如先示怯，退保洛口，世克知之，縱兵攻圍，則我輩俱為守虜。那時使諸葛復生，亦不能為謀矣。程咬金曰：「世勣之謀極審時勢，主公不宜先有退志。」密厲聲曰：「成敗與諸君共之。」即帥敢死士五千餘人，自直抵浮橋，正迎世克兵。密親冒矢石，殺進隋營，五千騎各奮力乘之。隋軍不能當抵，大敗，墜溺洛水死者數萬人。程咬金孟讓等引兵攻入隋兵，失利，拋戈請降者不計其數。程咬金逕入

隋陣正遇王世克交馬數合，不防王慶保一箭射來，中
敵金馬膺，其馬負痛，將敵金跌落在地，得孟讓一騎，近
前救了敵金，殺散隋兵，世克不敢戀戰，與慶保領殘軍
望洛北而走。又遇密鏖戰一陣，折軍大半，走屯合嘉城。
密曰：世克窮迫，不宜再長寇仇，可進兵攻之。徐世勣曰：
金墉城壕塹堅固，糧食豐足，宜先取之。世克歎虜矣，不
足患也。密從勣言，卽乘勝進據金墉城，擁兵二十萬，陳
於北却南。上春門，越王侗聽的世克兵敗，密乘勝進逼
上春門，使段達、韋津二人部兵四萬拒之。段達、韋津引
兵前抵上春門，遠望見密兵旌旗嚴整，士卒驍果，戰具

軍器悉備，達不敢近敵，返兵逃走。密縱兵乘之，裴行儼
一騎尾其後，韋津勒馬來抵，二將交鋒數合，被行儼一
鎗刺死馬下。隋軍大敗，段達走入城中，堅守不出。李密
令衆圍遶攻打，城中乏食，越王侗謀於臣下曰：密兵困
城緊急，糧食不繼，奈何？大將軍蔡昇曰：長安侑王與唐
公擁精兵數十萬，宜差使命求救，彼必有應。救兵一至，
密圍自當解矣。越王從其議，遂遣使出城，連夜詣京奏
知侑王，且說長安、隋王升殿，使臣奏李密攻圍東都急
切，越王遣使來求救。應侑王聞奏，與唐王淵商議。唐王
曰：主上在慮，臣調衆將救之。其圍自退。侑王勅下唐王

分救東都唐王即遣世子建成會秦公世民帥兵五萬
 救東都之圍姜謨副之建成率大軍離了京師迤邐望
 東都進發遣使會世民兵世民令屈突通鎮守河東界
 有引本部兵來與建成聚齊建成軍正行間忽前面紅
 旗映日征塵兢起探馬回報乃秦公世民兵到建成看
 見世民隊伍分明號令整齊部下謀臣勇士左右相隨
 心中甚有不足之意令人迎接世民入中軍世民下馬
 入見建成畢世民曰奉命退李密之圍緣彼與大人舊
 同盟約先修書一封令人送去密若不從然後縱兵廝
 殺未遲建成從之遂傳檄三寨按兵休動差人賣書以

庸夫品能大抵如此

先禮後兵翩翩作公子

達李密却說李密在中軍與眾將商議取東都之策人
 報東都越王求救於京師唐王遣世子建成引兵來解
 東都之圍令人有書到密發緘而觀之

書曰建成再拜奉書於叔父李麾下近日東都受圍
 越王書詣長安取救唐王遣建成世民來解其
 困尊叔以四境為心中國耗弱兵戈苦於蒼生
 金帛竭於戰士惟念舊盟轍師解圍拯救黎民
 奠安社稷亦不失同宗之好如不然建成職在
 專兵寧肯罷退願尊叔垂察焉

密看畢大怒曰汝父尚且推尊建成何等之人敢以書

來勸我中間寓譏諷之語可斬來人先出兵與建成放
對然後攻城徐世勣亟進曰主公息怒建成引兵遠來
救援先禮後兵故也主公亦用回書以溫慰之然後轍
圍引回洛口另作良圖密沉聽半晌只得依世勣之言
作回書令來人送書以見建成卽下令班師還洛口建
成與世民在軍中探候李密回音人報差使已回建成
召入使者呈上書劄言密退兵已還洛口建成得書大
悅曰不費張弓隻箭而退李密十萬之衆足爲諸侯威
望也世民遂復遣使入東都會知越王越王在城中聽
得建成救兵來到密軍解圍退去與衆臣議召建成入

傲
之奈何

會忽人報建成遣使奏知越王屯兵離城二十里地以
候手勅到方敢入越王卽命中使章瑒出城迎接建成
世民建成將大兵屯在城下與世民輕騎入城來見越
王拜伏於階下越王親下階獎勞之賜坐階側越王視
世民龍行虎步有帝王相深禮重之卽於便殿設宴款
待酒罷衆臣各退次日建成入謝辭越王越王令臣送
出城外建成下令大小三軍拔寨離了東都回長安不
題越王退謂其臣曰世民英才暢發值干戈鼎沸之秋
非此人孰能安邪蔡昇奏曰今隋室陵夷海宇顛覆有
能建功立業者足爲霸王殿下承祖宗正運攬納英雄

儒夫何
甘遜人

老成訂
謨借御
之空談
耳

廣儲深蓄以肇餘光正在此時何以他人為望自抑其志且大駕在江都殿下宜奉表陳奏見得李密屢有窺侵東都之勢用詔會天下勤王之兵俱集東都以候聖駕若兵一集船時移檄傳告曉以大義民思隋澤未泯者一舉而可復也越王從其策即遣使命詣江都奏知煬帝以圖後舉

總批世克李密俱非節制之兵故易勝亦易敗

第十二節 蕭皇后進詞侍宴 隋煬帝寢殿被弑

危亂薰
心宜飲
難下咽

却說煬帝駕至江都荒淫益甚酒卮不離口然見天下危亂亦不自安退朝則換戴幅巾身著短衣與宮女適

明知明
邪何淫
惹至此

遊臺榭樓閣極其翫樂汲汲顧戀景致唯恐不足是以大駕忘返長安常與蕭后宴飲凌霄臺仰視天文見銀河耿映帝星不明謂后曰外間有人欲圖我者然且共樂飲耳因命宮娥引滿金鍾將至沉醉上親製梨園曲歌唱命侍從者和焉

詞却好

詞云瓊瑤宮室金玉人家珠簾開處碧鈎掛嘆人生一場夢話休挫了歲歲桃花奈中原離黍霸業堪嗟干戈滿目阻斷荒遐梨園檀板動新雅深痛恨無勤王遠將鑿輿迂須擦飲顧不得繁華天下

蕭后亦獻楚官行辭以進帝復令子弟歌之

辭云 章華宮中九月時 桂花半落紅橘垂

江頭騎火照輦道 君王夜從雲夢歸

霓旌鳳蓋到雙闕 臺上重重歌韻發

千門萬戶開相當 燭籠左右列成行

下輦更衣入洞房 洞房侍女盡焚香

玉階羅幕夜生光 齊欄此夕樂未央

玉液湛湛盈華觴 絲竹次第鳴中堂

巴姬起舞向君王 迴身垂手結明璫

願君千年萬年壽 朝出射獵夜飲酒

神婦多
淫淫結
多藻

好思想

詩人之
言

李桐客
陳說極
是何陳
立匹夫
阻傷之
也令人
痛恨

蕭后執板壓音。宮女子弟歌和。端的有遶梁裂石之音。

上酒已醺。令宮女取鏡自照。曰好頭頸。誰當所之。后驚

起。問其故。帝笑曰。貴賤苦樂。更迭為之。亦復何傷。后默

然。忽中使奏知東都。越王有表陳奏。具李密有窺東都

之勢。唐王襲取京師之地。帝見奏。已知中原拔蕩。無心

北歸。勤王之詔。亦不下焉。欲率從臣近保江東。手詔已

降。大駕將啟行。門下錄事李桐客奏曰。江東早濕。土地

險狹。內奉萬乘。外給三軍。民不堪命。恐亦將散亂耳。聖

駕正宜復返長安。會集勤王之兵。東誅李密。號令天下。

復其正位。此萬全策也。御史陳立劾之。曰。朝廷大臣尚

安得上
方斬馬
劍斬佞
臣陳立
一人頭
以勵其
餘

不容議汝小官何得越職而忤聖意哉帝怒即削其官
職謫居嶺表於是羣臣緘口公卿皆阿意順旨陳立復
奏江東之民望聖駕臨幸已久陛下撫而慰之此大禹
之事也帝乃命臣下督人工治丹陽宮將徙都之御史
中丞領旨遣人工搬運木石修理宮闕費用無經有司
督責嚴切黎民慮極死不可勝紀後人揭七言四韻
以嗟之云

聖主經年事遠行
細民攝口怨恨生
去年駕往河東路
今歲又徵江都營
十五離家三十載
弟兄漂散知何在

極
凄凉之

凄凉室下更無人
父母近來顏色改

昨日詔書下江東
千騎萬乘隨玉龍

足穿指裂顧不得
擔束趨馳恐後從

官吏嚴催俗官闕
責人遲慢侵宵發

男兒苦死圖勳名
猶勝無功坐罪殺

時江東糧盡從駕驍果將士多關中人
有思歸者因作

塞上曲以引其衆詞云

樓上畫角哀
那知兵心苦

試問左右人
無言淚如雨

何意休明時
終身事鼙鼓

夜靜悲切之聲聞於遠近。城中士卒無有不動悲念。郎將司馬德勘元禮直閣裴虔通等亦思共謀不軌。當於廣坐明議論叛去之計。無復忌憚。宮人聞知言於帝。帝怒斬之。自是官人無敢言者。郎將趙行密以衆情告少監宇文智及曰。今隨駕官軍各欲思歸長安。郎將司馬德勘元禮及直閣裴虔通等亦思謀去。足下所見如何。智及曰。上雖無道威令不行。卿等亡去徒取歿耳。今天實喪隋英雄並起盜賊蜂發。我與你等所掌禁軍已有數萬人。今因其衆有思歸之心。圖行大事。此帝王之業也。德勘等然之。與趙行密謀曰。今圖大事當先推尊一

斬宮人何意哉
謂好頭誰當
併之者不欲少

人為主。斯能以統其下也。行樞曰。智及允許國公宇文化及。素有名望。能服其衆。宜共立之。德勘即會見化及。欲推為主。化及聞之變色。流汗曰。主上大駕在此。玄武門驍健官奴數百人。倘覺其事。我等皆受誅刑也。智及曰。此事極容易。帝所親信司宮魏氏者。今按司宮魏氏乃婦人也原賂結納之。使其矯詔驅官奴出外。候旨聽給。更何患焉。許公不得已。乃從之。德勘等悉召驍果論之曰。君上不惜羣下。流連忘返。縱宜無度。若更從其巡幸。則爾等老死他鄉。竟不能見親戚也。今許公欲舉大義指揮。復返長安。要與衆人息於愁苦。爾等心下肯從否。衆皆曰。

非不得已乃貪位而智昏耳

唯將軍是命、德勘乃夜於東城集兵得數萬人、舉火與城外相應、煬帝在宮中望見火起、又聽的宮外噉聲大、振問曰、今夜何事如此喧噉、度通對曰、草房裏失火、外人共救之、故耳、帝以其言為實、次日天未明、德勘度通將數百騎殺入宮來、有屯衛將軍獨孤盛與左右千餘人拒之、度通衆騎一湧攻入、迎頭正遇獨孤盛大罵曰、皆君逆賊、何敢無理、度通持刀向前、二人戰未數合、被度通一刀斫下頭來、殺散餘軍、宮中人馬大鬧、千牛官名獨孤開遠見事變、即率殿內數百人叩閣請帝自出、臨戰無一人應者、軍士稍散、武門驍健宮奴被魏氏驅

楊廣之逃西閣吾不知其好頭願將欲付之誰耶

可謂明正其罪

制又不得進、德勘引兵自玄武門入、帝見失利、即更換衣服、逃於西閣、度通等入至永巷、不見煬帝、問其侍下曰、陛下安在、有美人出指之、校尉令狐行達拔刀直進逼帝下閣、勒兵守之、天已明、以甲騎兵仗迎化及化及戰慄不能言、既至、德勘等迎謁、引入朝堂、號為丞相、度通通煬帝出宮、化及見之曰、何用持此物出、亟還與手、按綱目化及此言蓋欲令度通不用持帝來見我命急引還真羣下之也於是引帝還至寢殿、度通等露刃侍立、帝嘆曰、我何罪至此、賊黨馬文舉曰、陛下違棄宗廟、巡遊不怠、外勤征討、內極奢淫、使丁壯盡於矢刃、老弱填於溝壑、四民喪業、四民上農工商也戎

呆夫猶問為首者何幹

冷語判骨

天子死法不要

曉得也罷了

寇竝起專任佞諛。係非拒諫。何謂無罪。帝曰我寔負百姓。待爾輩榮祿兼極。何乃如是。今日之事孰為首耶。德勘曰昔紂行無道人神共憤。今陛下之暴不減於紂。是溥天同怨。何止一人。化及文使封德彝數帝苦虐庶民之罪。帝曰卿乃士人何亦如是。德彝赧然而退。時帝愛子趙王果年十二在帝側號慟不已。虔逼近前斬之。血濺御服欲遂弑帝。帝曰天子死自有法何得加以鋒刃。取鴆酒來文舉等不許。使令狐行達縊殺之。按煬帝名廣小字阿摩文帝第二子初封晉王未幾殺兄謀為太子尋弑父自立在位十三年壽二十九義寧二年春被化及所弑

後賢有詩嘆曰

紫泉宮殿鎖烟霞

欲取蕪城作帝家

玉璽不緣歸日角

錦帆應是到天涯

千今腐草無螢火

終古垂楊有暮鴉

地下若逢陳後主

豈宜重問後庭花

又唐儒劉滄經煬帝行宮詩云

此地曾經翠輦過

浮雲流水竟如何

香消南國美人盡

愁入東風芳草多

殘柳宮前空露葉

夕陽江上浩烟波

行人遙起廣陵思

古渡月明聞棹歌

初帝每巡幸嘗以蜀王秀自隨化及德勘等既弑帝化

及欲迎秀立之衆議不可遂殺之併殺齊王暕宗戚無少長皆歿唯秦王浩素與智及往來得以保全化及又遣人收虞世基裴蘊來護兒等世基臨刑其弟世南抱世基號泣請以身代化及不許竟令殺之遂自稱大丞相總百揆以皇后令立秦王浩為帝居別宮以重兵守之惟令發詔書勅而已其政事皆決於化及封弟宇文智及為左僕射管領內外軍民封各母弟宇文士及為右僕射二子宇文承基宇文承地俱秉軍政及其心腹之人各有封賞初裴矩知將有亂雖斷役之人亦皆厚遇之又與士及建策為驍果甲士娶婦至化及為變象

浩非帝也是字正堂

重名何從得來

賢母

為保全故得免於難遇化及至又迎拜於馬首故化及亦以為僕射文武百官皆集拜賀時蘓威奇重名聞帝被弒閉戶不出化及遣人召之威亦往見唯給事郎許善心獨不至每出言食君之祿當歿其事如屈膝而拜弒賊寧無愧於先人乎人報知化及化及大怒令人收而殺之善心毋范氏年九十二撫柩不哭人問其故曰吾有子矣復何哭焉不食而卒時歿王事者惟給事郎許善心千牛左右張仲琮其兄仲琰為上洛令時唐王入關已先歿之兄弟皆歿國難是數人甚重時議却說邊廷消息報入長安來使臣傳知唐王唐王聞變慟哭

此哭恐非本心

不止諸將佐皆曰煬帝荒淫不恤其眾故受弑戮主公何重其哀唐王曰吾北而事人失道不能救敢忘哀乎次日奏知代王代王左右亦為之驚悲與羣臣議追謚曰煬欲以唐王為相國總百揆加九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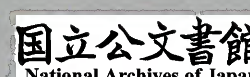
九錫名

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大輅金輅也戎輅兵車也玄牡二駟黃馬入疋以駕、衮冕之服、赤舄副焉、衮冕王者之服赤舄乃朱綬也軒轅之樂、六佾之舞、軒轅者堂上之樂也天子八佾王六佾也以登、朱與龍門也陸階也虎賁三百人、虎賁乃侍門之軍也鈇鉞各一、鈇鉞大斧也彤弓一、彤矢一、彤弓赤色之弓旅弓十、旅矢十、旅者盧器

也 拒營一員、珪瓚副焉、拒黑季營者陽乃香酒降瓚家廟社稷禮器以四先任出周禮

何必作欲取檢拾之

唐王謂僚屬曰此誦諛者所為耳孤秉大政而自加寵錫可乎必若循魏晉之迹、魏奪漢禪晉奪魏禪故唐王引以為言彼皆繁文偽飾欺天罔人孤竊耻之御史程理進言曰自古以來人臣未有如公之功方之周公呂望莫能及也秉持鈞軸攝理大政芟夷羣兇與百姓除害使隋室僅安豈可與諸臣宰同列乎合受相國之任用加九錫以彰天下此歷代所行亦何可廢王曰堯舜湯武各因其時取與異道皆推其至誠以應天順人未聞夏商之未必效



唐虞之禪也。但改丞相為相國府。其九錫殊禮皆歸之。有司。眾臣庶幾從其請。唐王復奏遣使詣江都。迎接煬帝之柩。上葬帝陵。代王依奏。即遣使者去訖。畢竟且看如何。

總批化及弑君。古今共唾。但人臣事主。其初心亦怪。篡逆特以上荒下憤時勢所逼。不肖心因乘之而起。耳觀化及變色流汗之時。可謂其非真心哉。故化及豈謂無罪。但煬帝實自招之。二人竝勘化及猶可曰薄乎云爾。

第十四節 隋侑帝南郊讓位 孫伏伽御殿陳言

却說宇文化及與其黨商議去就之計。德勘曰。江都從駕軍民思歸久矣。丞相正宜復還京師。以從人望。化及然之。即擁兵一十餘萬。西還關中。軍民大悅。次日。宇文化及與眾臣兵起。前後擺列。盡用煬帝車輦儀仗。以少主浩付尚書省。令衛士守之。遣吏取其書勅。百官不復朝參。將六宮彩女各庫珍寶貨物。盡數起行。化及大軍離了江都。望長安進發。在路途間。則令軍士捨人家車牛。遇濟川河。令奪客商船隻。及見後宮嬪妃數多。庫藏寶貨沉重。又奪手下將士驢馬車牛。裝載宮娥彩女。珍珠寶貝。金銀段帛。軍士戈甲。行使其自負。道路寫遠

劫奪之
教如何
行得開

軍民疲劇皆起怨心至顯福宮虎賁郎將麥孟才等與折衝郎將沈光謀曰吾儕受先帝厚恩今俛首事讐何面目視息瞻視喘息也世間哉吾必欲殺之歟無所恨光泣曰是所望於將軍也乃與孟才糾合恩舊帥所將數千人將晨襲化及二人準備停當人報知化及化及怒曰此歿不盡人耳即令劉汝和率五千人圍了孟才沈光宅孟才知謀泄率眾從內殺出被汝和迎頭一刀斬之沈光被眾軍亂殺歿麾下皆闕歿無一降者時義寧二年四月也雪航先生讀史至此有詩贊云

隋主荒亡酒色迷

公卿緘口欠支持

堪憐効職雙忠士

顯福官前血染衣

宇文化及殺了麥孟才沈光遂發大軍前到彭城司馬德勘謂趙行樞曰我等今日皆被足下所誤明日身家必致慘夷行樞曰君為何發此言德勘曰當時煬帝不仁天下離亂英雄竝起故為下民誅其無道欲求撥亂之主必得英賢而立之今所推宇文化及者乃愚暗平常人耳而立之為主今臨邊上盡用小人六軍扼怨他日諸侯舉兵討叛其人必敗眾軍身何所歸乎行樞曰諸公勿憂此事盡在我等來日聚集眾人定議廢之何難德勘遂與諸將密謀殺化及人報知化及化及大驚

曰賊黨敢自為亂即命心腹驍數百人伏兵於軍前
 候德勤等入就而擒之化及準備停當次日趙行樞等
 方入轅門未及進見被伏兵一齊向前將德勤行樞等
 俱執了押至帳下化及問曰我與爾輩共誅無道以圖
 天下如其事成使若等子孫俱受富貴今日大位未正
 諸軍未及封爵且在途間何得起此意欲害我耶德勤
 曰本殺昏主蓋因淫亂無度苦虐下民故為衆而殺之
 乃選明主與衆人造福今推足下殘暴尤甚羣下皆怨
 並起廢立之議我等不得已而從之也化及大怒殺之
 并其黨趙行樞元禮裴虔通令狐行達十餘人靜軒

倡逆謀
 或者逆
 物持候
 子于化
 友

讀史至此有詩嘆云

謀弒當時志已同

宮中冤苦逐西風

休言上帝無昭執

血濺彭城滿地紅

時李密據鞏洛以拒西路化及知將士離怨皆無鬪志
 不敢望西行引兵入東郡通守王軌以城降之化及大
 兵到於魏縣屯札與諸將陳智畧張章仁王鉄佛劉汝
 和張敬黃安等議欲殺少帝浩而自立張敬曰主上被
 弒未及數月少主仁愛且無過惡主公欲又行殘忍恐
 難以服天下也化及曰古人云千日為臣不如一日為
 君今時勢如此更何惜其名乎遂用藥酒與少帝飲少

皇帝便
 是這等
 好做的

賊子其是胡為

帝仰天天哭數聲守備者無不流涕少帝不得已接過藥酒飲下須臾七孔中迸流鮮血而灰化及毒灰少帝即皇帝位於魏縣國號許是日百官朝賀化及各加封贈畢令御史臣作冊文陳其美政掩其惡迹移檄於諸郡且說隋恭帝即代王侑聽的宇文化及毒死少帝於魏縣自立為帝建國稱號與羣臣商議欲禪位於唐王恐唐王再辭御史程理奏曰禪位實天下大事人民社稷所係昔堯舜推位吁咷告戒各有訓辭今陛下欲讓國於唐王可在南郊築一臺名曰受禪臺躬領公卿百僚明白推讓畧倣唐虞之法則陛下子孫世世必蒙唐恩矣

非是固非原却非固受

唐王見陛下致實意不容不行耳恭帝從其議遣太史卜地築臺於長安城南郊上列五方旗幟按九宮星曜鋪張華麗之物極其齊備五月某日臺成恭帝親率百官文臣武將各前後擺列出城至臺前伺候遣使命來詔唐王唐王與眾將議曰天下未定而先受禪位何以服羣下裴寂曰昔日三王五帝互相推讓無德讓有德古今盛典主公勿固辭唐王曰若竟行之恐不能逃篡逆之名劉文靜曰國家興廢自古有之今隋失德子孫懦弱故禪位與主公以安海宇主公正宜順天應人恭帝復遣使命來催以下將佐皆以言勸之唐王難阻眾

意只得隨命出長安城至南郊拜見恭帝恭帝用溫言
撫諭具以讓國之意唐王曰臣在長安本禦外侮用盡
臣節非敢有他志今欲以位推臣臣置陛下於何地恭
帝曰吾隋氣運止此值羣雄搖攘之秋卿秉政以來民
心已快今日寡人禪位與公爲天下故也非一人所私
卿勿固辭恭帝卽令衆官扶唐王登臺恭帝親捧玉璽
以與唐王唐王旣受命臺下衆臣跪聽讀詔唐王記室
溫大雅揚聲讀云

維有隋義寧二年五月乙巳朔二十日甲子皇
帝臣某敢昭告於昊天上帝伏以生人以來樹

之司牧眷命所矚謂之大寶曆數弗在罔或偷
大故舜禹至公揖讓而興虞夏湯武兼濟于戈
以定殷周事乃殊途功成一致後之創業咸取
則焉臣恭承家慶世祿降及曰祖曰考累功累
德賜履叅墟建侯唐社地居戚里門號公官不
緒隆基足爲榮矣但有隋爽德屬饜大業饑饉
師旅民怨咨咨謫見咎徵昭于玄鑒備聞卑聽
所不忍言臣恭守晉陽馳心魏闕被首濡足拯
溺救焚大舉義兵式寧區宇徵要荒之辯髮輯
兆庶之離心誓以捐軀救茲人命指陳喪亂期

之久安有功繼世無希九五惟身與子竭誠盡力率先鋒鏑誓以無貳載蒙弘誘克濟艱難電掃風驅廓清天邑傳檄而定良衺拱手而平關隴西戎卽敘東夷底定非啓非贊孰能茲速尊位世嫡嗣奉宗隋戮力輔政無虧臣節值鼎祚云革天祿告移謳歌獄訟聿來唐邸人符神瑞輻奏微躬遠近宅心華夷請命少帝知期邈已去大命有適遜位而禪若隋之初讓德不嗣羣臣逼請今六宗之祀七政未齊罪有所歸恐當天譴請因吉日設壇告類祇畏上帝惠慈下民

翼子謀孫罔敢愆德則小則大無惑無遠以越鴻休伏深慙懼謹遣太尉某用薦告之禮瑞冊蒼璧香其明來嘉疏禋祀於皇皇后帝明靈降享

溫大雅讀詔已畢受八般大禮劉文靜率公卿行大禮罷改義寧爲武德元年大赦天下國號大唐推五運爲土德色尚黃程理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陛下可封隋帝爲公以示厚德唐主遽不忍群臣皆以爲宜唐主始從之廢隋帝侑爲鄴國公而選用其宗室詔曰近世以來時運遷革前代親族莫不誅夷興亡

又是一
替字宿

之效豈伊人力其隋蔡王智積等子孫並付所司量才選用

范氏曰商之孫子侯服於周誅其罪人之身而立其子天下公義也况宗族乎高祖始即位而錄隋子孫由漢以來最為忠厚其享國長世宜哉

是年五月隋越王侗聞煬帝凶問即稱皇帝於東都號元曰皇泰元年六月唐高祖追尊皇高祖熙曰宣簡公皇曾祖天賜曰懿王皇祖景皇帝廟號太祖皇考炳曰元皇帝廟號世祖妣皆為后謚妃竇氏曰穆皇后每歲冬至祀上帝於南郊以景帝配季秋祀上帝於明

堂以元帝配立世子建成為皇太子世民為秦王仍舊尚書令元吉為齊王裴寂為右僕射知政事劉文静為納言竇威蕭瑀為內史令其餘不能盡述

綱目斷云觀高祖之得天下大抵出於秦王也使無秦王高祖且不得安其祿位保其身家况有天下之大哉高祖有言今日破家滅軀亦由汝化家為國亦由汝是則唐三百年之基業肇於秦王其當有天下無疑也高祖於是時蓋召建成明諭以其基業所由興之故非世民無以有今日俾其明白推讓則建成有讓國之美世民無推刃之慚萬

極是極是當時

在廷諸臣何無一人慮及於此

一。建成不從則斷以大義封之。遐阻之地。世民苦
遜則質。以至誠察其內衷之言。至再至三。表裏面
背。始終無間。然後定儲貳之位。必至於兩全。而後
已。則父子之道得。兄弟之好終。君臣之分定。而國
家安於磐石矣。惜乎計不出此。厥後骨肉相殘。為
古今之大惡。悲夫。

唐主待裴寂特厚。群臣莫及。日賜御膳。所言無不從。稱
為裴監。而不名。因命與劉文靜等脩律令。行之。親奠
子。置國子太學四所。門生三百餘員。郡縣學亦置生員。
定租庸調法。委蕭瑀以庶政。事無大小。莫不關掌。瑀亦

孜孜盡力。繩違舉過。人皆憚而毀之。瑀終不自安。唐主
知之。用手詔曰。得公言。社稷所賴。朕既質之。故賜黃金
一函。公其勿辭。會秦王為雍州牧。唐主以瑀為都督。詔
下中書省。瑀未即行。唐主責其稽緩。瑀對曰。大業之世。
內史宣勅。或前後相違。有司不知所從。今王業經始。事
繁安危。故臣每受一勅。必勘審。使與前勅不違。始敢宣
行。稽緩之愆。實由於此。唐主曰。卿用心如此。吾復打憂。
唐主每視事。自稱名。引貴臣同榻而坐。劉文靜諫曰。貴
賤失位。非常久之道。唐主曰。諸公皆名德舊齒。平生親
友。宿昔之歡。何可忘也。自是唐主略近狎慢。召百戲散

席家言
路自伏
仰而開

樂萃於宮中每詔擬五月五日於玄武門遊戲萬年縣
法曹孫伏伽上表曰隋以惡聞其過亡天下故陛下得
之然陛下徒知得之之易而未知隋失之之難也謂
宜易其覆轍務盡下情凡人君言動不可不慎陛下今
日即位而明日有獻鷄雛者此乃少年之事豈聖主所
須哉又百戲散樂亡國淫聲近太常於民間借婦女裙
儒以克妓衣擬五月五日玄武門遊戲此亦非所以為
子孫法也夫善惡之習漸染易移太子諸王參僚左右
宜謹擇其人。有門風不睦素無行義專好奢靡以聲色
遊獵為事者皆不可近自古骨肉乖離以至敗亡未有

不曰左右離間而然也。唐主覽表大悅下詔褒稱擢為
治書侍御史賜帛三百匹仍頒示遠近遣使體探宇文

息

范氏曰天下之勢如人一身必氣血周流無壅而
後能存諫者使下情上通上意下達如血氣之周
流於一身也故言路開則治言路塞則亂高祖鑒
隋之所以亡首闢言路可謂知先務矣

總批高祖初政如崇正學制律令任蕭瑀用隋宗室
定程庸調法亦儘可觀但干戈未寧而遊戲旋作倘
亦志滿意弛之過歟

第拾伍節、徐世勣黎陽戰敗、王世克東都兼權、却說近屬諸侯馳奏宇文化及殘虐百姓、大兵將近長安、唐主早朝、使臣具表奏上、唐主因與羣臣議曰、逆賊宇文化及先弒其君於江都、又毒死少帝於魏縣、稱孤改號、淫亂後宮、却又領兵西入關中、侵朕境界、若不何罪致討、後世難為臣子之戒、特命秦王世民帥精兵十萬往征之、令弟淮安王李神通副之、秦王領了上命、出於教場、點選人馬、關給器具、號令三軍、如臨戰、退縮及聞鼓不進、聞金不止者、俱誅、秦王號令已畢、李靖這東曰、逆臣宇文化及領着煬帝部下六十萬精兵、未可輕

拾及離先之眾

悉不必如此經略且建德諸人俱門庭完也堂剪滅之不暇何反借彼為援

迎莫若遣人傳檄諸郡、令魏公李密攻其右、夏主建德襲其左、鄭主世克躡其後、我之大兵拒其前、賊人勢逼不戰而疲矣、秦王大喜、即遣使者賫書前往諸郡、會知眾諸侯共誅逆賊、使者領命去訖、秦王下令將佐拔寨離了長安、前抵關中、與眾諸侯相會、有詩為証

千里霜威金鉞重、三秋風色馬蹄輕、
誰人共挽天河水、一洗中原戰血腥、

却說東都聞宇文化及大兵西來、上下震懼、及會秦王世民檄書、集眾諸侯於關中、共討化及、越王侗與眾計議、有益琮者、上疏請說李密與之合勢、以拒化及、越王

問羣下可否元文都盧楚以爲此策極善越王卽使琮齎勅書賜宓赦其前罪琮領命辭越王逕往鞏洛來見李宓李宓正會衆將程徽金裴仁基羅士信孟讓賈閏甫等繕甲兵脩軍器以備宇文化及之兵忽報東都越王遣使命來宓召入蓋琮贖上詔書赦除宓罪復加封宓爲大尉尚書令東南道行臺大元帥率軍前討宇文化及宓接詔大喜重待蓋琮卽上表乞降請滅化及以贖前罪乃領大兵出拒西路以過化及哨騎報入魏國宇文化及衆黨聞知皆懼李宓兵銳不敢西向勸化及北趨黎陽化及從之引大小三軍離却魏地前抵黎陽

界守鎮黎陽縣者乃宓將徐世勣聽得化及兵近引衆迎敵化及大軍於平川擺開陣勢自親出馬身穿袞龍袍黃金鎧甲兩邊打起龍鳳日月旗一班將佐齊齊布列左右對陣中徐世勣一騎當先大罵曰弒君逆賊盜竊名器罪弗容誅今日不受快刀尚自敢耀武揚威一朝事敗加之極刑亦難平其恨也化及大怒顧謂諸將曰誰敢出馬先擒此賊言未畢一騎飛出衆視之乃化及愛將王鉄佛驟馬撚鎗直取世勣世勣綽鎗來迎兩下金鼓齊鳴二人鏖戰十餘合化及陣中劉汝和出助化夾攻世勣世勣軍士單少化及人馬衆盛世勣抵敵

不住撥回馬望本陣而走王鉄佛劉汝和一支兵掩殺
 過來世勣大敗不敢復回黎陽引殘兵望西走保倉城
 化及大軍渡河襲了黎陽縱兵圍倉城水泄不通世勣
 率衆軍悉力拒守差人取救於李密李密聽得倉城受
 圍自部兵救之密軍壁於清淇水名差人入倉城知會世
 勣以烽火相應密與衆議曰此賊不必與戰即東有
 江都之兵躡其後西有唐主之衆控其前北有竇建德
 邀其中旁有我挫其鋒如今之計莫若深溝高壘堅壁
 不出牽之數月彼野無所掠退無積聚其衆自疲然後
 乘虛擊之化及首級可致麾下矣衆然其計遂按兵不

責人則明

疑人何便輕信

出化及督軍攻打會李密巡營至河與化及隔水而語
 數之曰你本匈奴皂隸世受隋恩煬帝弑父殺兄實爾
 父宇文述畫策爲之爾父子受帝厚惠恩無以加今煬
 帝失德於天下君之昆仲幃幄寵臣不能捨死而諫反
 起弑逆之謀禍延其子淫亂宮闈暴虐下民此天地人
 神共怒無地可容將欲何往化及默然良久瞑目大言
 曰今日與爾論相殺事何須作書語耶密顧左右曰此
 庸夫圖爲帝吾當折箠驅之乃以輕騎五百焚其攻具
 火終夜不滅令人探化及糧盡仍遣人僞與化及連和
 許贈糧化及大喜曰李密見約吾無患矣既而密饋不

李化及將黃安曰密爲人奸詐百出不可憑信而餌其計可出兵示戰化及然之遂盛脩攻具進逼倉城秋七月密見化及軍連圍城數月不退令人舉烽火自率衆馳入化及中軍化及兩壁箭如雨至密左股中流矢逃回黃昏時徐世勣於倉城見烽火起率健騎五千從化及營背殺來裴行儼引驍果數千渡河攻其前兩下俱出與化及軍大戰童山下化及前後受敵將士死者大半走保汲縣密復縱兵追之化及勢窮糧盡差人入汲都求軍糧又遣使拷掠東郡吏民以責米粟其通守王軌等被彼逼迫不堪其弊乃同官吏將東郡詣密請降

化及聞知大驚部下軍士離心只得引餘衆復北趨魏縣人報李密密曰化及無能爲也其將陳智略張章仁等率所部歸密前後接踵密亦還兵鞏洛留世勣以備化及具表遣使往東都奏知并將執得化及逆黨於弘達以獻隋帝侗大悅引見其使冊拜密太尉尚書令寔封魏公侯平化及入朝輔政表徐世勣爲右武侯大將軍使者賫詔回見李密李密與衆接了詔書受封已畢遣人招撫東都化及餘黨蘓威聞此消息卽領其衆來降密素識其人虚心禮之威初不言帝室艱難惟再三蹈舞稱不圖今日復覩聖明時人鄙之密會集諸將佐

佞賊果
何見而
然

亦是然
只宜延
許以禮

欲候入東都朝見隋主且說東都元文都奏隋主欲遣使迎密隋人皆喜世克獨曰文都輩刀筆吏耳吾觀其勢必為李密所擒且吾軍士屢與密戰殺其父兄子弟前後已多若入朝見隋主必授之以大任一旦為之下吾屬無類矣世克此言欲以激怒其眾使之不從文都議文都知之憂懼與心腹人盧楚商議盧楚曰眾人之中惟世克勇敢來日入朝可伏甲士於午門誅之其下不足慮矣文都喜從其謀準備甲士數百俟謀世克段達知其事以告世克世克怒曰逆黨反欲害我耶即率精壯一千人夜襲含嘉門文都入奉隋主御殿聽的

主迎李
密者隋
世也
文都其
項羽之
殺卿子
冠軍乎

外面噉聲不絕人報世克勒兵殺進來文都大驚閉門拒守世克引兵攻破太陽門得入殺侍官盧楚隋主使人問世克稱兵攻劫欲何為世克下馬謝曰元文都與盧楚橫見規圖欲謀陷害請誅文都臣甘從典刑帝默然段達在傍不由上意即令人執文都文都見帝哭曰臣本無大罪世克何得妄殺人帝曰卿如不徃自理寡人亦難保矣段達曰汝起謀欲害世克何謂無罪叱左右送世克隋主勵哭遣之世克罵曰逆賊亦來見我自下手殺之及其諸子段達開門納世克世克恐其有謀悉遣人更代宿衛者然後入見帝謝曰文都等欲召李

號天矢
亦奸
雄常態

密以危社稷疾臣與他志不合深積猜嫌迫於救死不暇聞奏臣不得已為之有驚陛下罪該萬死時世克被髮為誓詞淚俱發隋主以為誠亦用溫言慰之以世克為左僕射總督內外諸軍事世克權傾朝廷移居尚書省使兄世揮入居禁中子弟咸典兵馬隋主拱手而已

總世何如去奸以逆誅逆彼醢雞今終焉胥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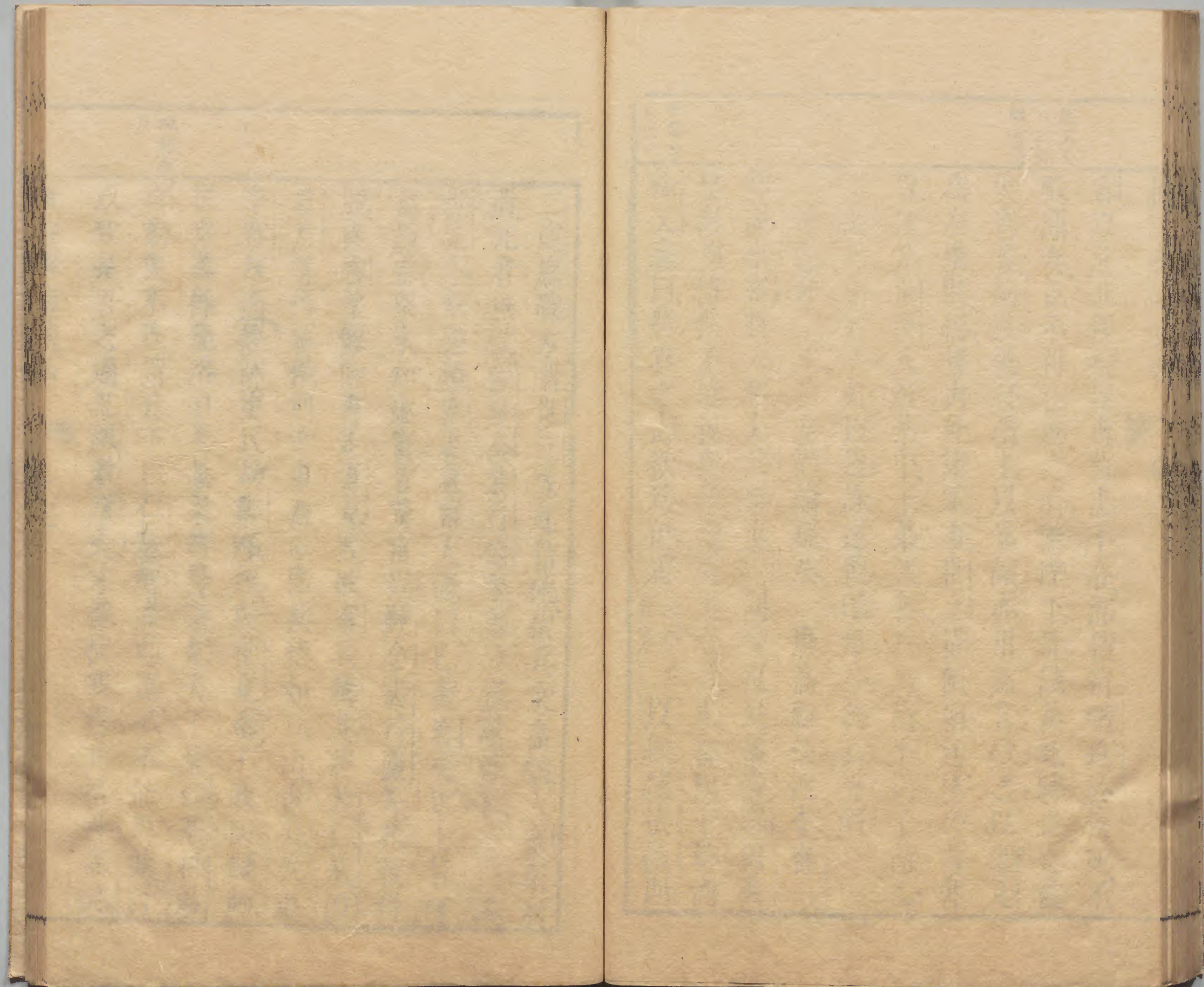
第拾陸節 王伯當勸諭魏公 唐高祖使迎李密

却說李密將入朝大兵至溫地名聞變復還鞏洛密因失

望怒拘隋使不遣復與眾議興舉之計東都國子祭酒

徐文遠曰將軍之志欲為伊霍謂伊尹霍光以繼絕扶傾則

伊霍
卓固可



二處鏖戰方酣，世克放起信砲，伏兵乘高馳入，密衆崩潰，死者無數。程敵、金裴行儼等盡力抵敵，保密走回洛。世克令牽過類密者，衆軍大譟曰：「已獲密矣！」軍士皆呼萬歲。密衆未知虛實，皆驚竄。程敵、金裴行儼等死戰得脫，與密望偃師奔走。世克大敗密兵，擒其將裴仁基、祖君彥等，得軍餉四十車，盈甲器具，積如丘山。復引兵追李密，既而偃師吏民劫鄭類叛歸世克，密不敢向偃師。提衆萬餘馳洛，會集衆將，籌議見失了裴仁基、祖君彥，動哭不已。謂其下曰：「仁基智識弘遠，孤不能用其計，以致是吾之過也。祖君彥文才健捷，我得其指引多矣。」

及
嗟解何

捷足

今俱被囚，使吾情傷於累，不由不悲。衆將聞之，亦皆
 淚下。時守洛口，邴元真已納款。世克遣人潛引世克，我
 當內應。密知秘而不發，欲俟世克渡兵半洛水，掩襲之。
 候騎不時覺察，密兵比出世克絕河矣。密自度不能支，
 即引騎遁武牢，將趨黎陽。其下或曰：昔主公殺翟讓時，
 世勣致傷，幾死，瘡猶未平，如投之，可必保乎？王伯當為
 人義重，向棄金墉屯河陽，宜歸之。李密即率輕騎就之。
 伯當迎李密入河陽，各有慘容。密曰：勢已敗矣，久苦諸
 君，我今自刎以謝衆。伯當抱密慟絕，衆皆泣，莫能仰視。
 密復曰：幸不相棄，當共歸關中。密雖無功，諸君必富貴。

何用作
楚四相
淵耶

屬掾柳燮曰：昔盆子歸漢，尚食均輸，公與唐同族，雖不
 共起，然遇隋歸路，使無西顧。唐不戰而據京師，亦公功
 也。密又謂伯當曰：將軍族重，豈復與狐俱行哉？伯當曰：
 昔蕭何舉宗從漢，矢志不移。今伯當業已身許魏，豈因
 一失利，遂輕去就哉？雖隕首穴胸，所甘已。左右聞之感
 動，時從密入關者，王伯當、程徽、金房、彥藻、羅士信、趙仁
 基、柴孝和、賈閏、蕭共二萬人。邴元真、單雄信等率衆歸
 世克，其餘將佐多降於隋。

元真本縣吏，坐贓亡命，從翟讓，讓以為書記，
 及密開，讓府薦以為長史，密不得已，用之。未
 嘗使預謀，畫元真為人貪鄙，宇文溫勸密殺
 之，密未得機會，不發。元真知之，故叛降世克。

其義缺

世克以為行臺僕射鎮領滑州密舊將杜才
翰恨其背密詐以兵歸元真後斬取其首祭
密塚而王雄信驍捷善馬槊軍中號為飛將
與徐世勣深相結契房彥藻以雄信輕於大
就嘗勸密除之世勣力為之保
密又愛其材竟不忍至是果叛

却說唐主在長安聽得邊廷奏說李密戰敗於王世克
勢窮力竭率眾歸關中唐主問於羣臣曰李密來歸當
何待之尚書右僕射裴寂曰魏公寔陛下舊所知今若
歸納當先示之以禮待進京師察其志向然後加封
高祖然之即遣裴寂二十人壯軍二萬安車盛服俱選
奇駿華麗者出關四十里迎候李密使命與眾臣離長
安逕出關中且說李密眾將進避望關中進發正行間

慶符停

謂宜增
是句從
得善

忽前面鼓樂喧天紅旗烟映不知何處軍馬密令打探
回報言唐主大軍逕出關外來不移時唐軍有人先到
稟覆唐主聽的將軍率眾入關特遣親臣二十人備安
車駿馬敬來迎候李密眾將住兵馬遙見冠蓋相望甲
士雄壯盡是金盔錦袍擺列兩邊密見之大喜謂其徒
曰吾所舉雖不就而恩結百姓山東連城數百以吾故
盡歸國比於竇融東始時竇融行西河大將軍事後歸
漢光武授以涼州牧又賜以外屬
後平隴蜀拜大司空功亦不細豈不以台司見處乎
恩寵在功臣之右台司蓋三公者上應
三台三司者司分鼎足眾以為然唐主使臣眾官甲
士各拜迎請密登車換服進京師朝會密從其請即登

車易服與衆將佐俱赴京師使臣報入長安高祖聽的
 卽下勅宣詔李密進長安舍長樂宮前殿次日朝見密
 以衆屯札長安城西自與親臣數人入止長樂宮次日
 高祖以黃麻詔遣使召密密卽盛具冠服隨使入朝怎
 見的香風霽上響韻鏘上左列着綦冠博帶各秉忠正
 之賢臣右列着紅英鎧甲咸懷匡國之武將政令嚴齊
 傳宣整肅前後不越乎位上下皆有定止李密看見心
 中凜然不敢以目正視隨使進丹墀下行君臣禮高祖
 命上殿賜坐與密論及往事因謂之曰昔會足下以族
 連宗因欲共籌大計英安隋室不意於關中違顏一白

地位高
 語言亦
 大

非獨以
 論其
 多矣不
 軌之志

西入長安未卜會期雖翰簡往來煩數亦難悉情大文
 夫創業垂統輯理萬邦本自天命出於機偶誠難以妄
 意圖也大弟久寓邊廷親冒矢石英雄冠乎天下誰不
 畏威然而深機莫測所慮未週一挫小敵功棄業亡霜
 髮蒼浪老景至矣寡人欲推富貴坐受榮享以示朝廷
 崇恩報爵之典大弟其毋辭焉密曰自違盛顏已過三
 霜陛下驅馳甲士西請長安群雄拱手威行諸侯遂登
 大寶臣不知天命妄意圖霸上負天子下疲諸將今失
 利無奔故衆情咸欲寄命於陛下使臣得存微喘以終
 餘年是陛下恩之極矣至於富貴榮祿不敢望也言罷

泣下霑衿高祖復慰勞之即拜密為光祿卿封邢國公將表妹獨孤氏妻之朝見高祖高祖不表其名以弟呼之

總批當李密擁精兵驅勇將虎視關中亦赫一世雄也一朝挫敗至奔走武牢河陽間以乞微喘於唐主何淒涼極也大抵志驕而不量敵輕信而不慮善此密之所以為密與

第拾葉節

實建德樂城建號

薛仁果涇州交兵

皇泰元年八月唐主以密新降復遣使招撫李軌與欲共圖秦隴謂之從弟軌得唐主命大喜遣弟入貢唐遂

借公義以收人心

冊拜軌為涼王密知之心甚不快自謂吾之功勳不減於李軌何獨以公位處我而封王他人因大失望遂有叛唐意矣次日唐主升殿大小官僚朝罷裴寂出班奏曰煬帝失德已今弑戮陛下初登大位四方所係隋祚未滅者郡屬皆然正可再遣使迎問煬帝之柩勅在近之臣以禮葬之則諸侯懷義者知隋運息引領慕望陛下仁澤皆願為王之臣矣欲治天下何難之有唐主依其奏遂遣使詣江都近屬命卜葬煬帝更會知各處諸侯使者賫命出了長安逕往江都路來傳宣唐主勅命通知天下不半月間隋江都太守陳稜求得煬帝之柩

率郡屬官員略備儀衛葬於江都之雷塘具表遣使入
 長安奏知唐主唐主大喜重封陳稜於是四海豪傑州
 郡守臣爭遣使者請降却說隋河間府郡丞王琮守都
 城拒竇建德建德攻之歲餘不下因是道路阻絕一時
 未知楊帝凶問及得唐主遣使通會各處命葬帝柩始
 知二帝楊帝被宇文化及所弒帥郡中吏民與二帝發
 哀長幼咸穿素服放聲大哭如喪考妣悲痛之聲聞於
 城外竇建德軍中聽的衆人亦為之感動建德乃遣祭
 酒凌敬入城弔問因謂之曰君上夷滅迹息澤亡君任
 臣職已盡矣更猶拒孤城欲為誰守且建德禮賢愛士

足下如肯歸降以事隋之忠事之則富貴遺於子孫豈
 不勝於死乎琮曰拜上將軍我當救一郡生靈來日詣
 軍中納降凌敬辭琮出城回至營中備陳王琮歸降之
 事建德大喜即傳令大兵退去三十餘里屯札預備禮
 以候王琮建德恐麾下有傷王琮使監軍宋正本領五
 百壯騎往迎之琮次日開了城門率吏民衆軍逕至建
 德營中拜於帳下建德出帳扶起王琮令左右持過繡
 褥花褥賜琮坐琮曰遐僻孤臣不能盡忠所事君上被
 弒又未能為之報讐冒罪深重敢勞將軍禮敬建德曰
 足下儘盡臣節遠近悉聞今慨生靈而降此仁人君子

之事。宇文化及有失民心，左右抱怨，遽稱尊號，必不能有成矣。欲與足下共仗大義，明正其罪，發兵討之。與煬帝雪怨於地下，代府丞顯忠於當時，豈不美哉！琮下席拜曰：果如將軍所言，琮肝腦塗地，亦無惜也。言罷，搥胸跌足，俯伏流涕，誓以雪冤為念。建德亦為之動容。邊將劉黑闥等謂建德曰：王琮久困我軍，將有一年，傷損士卒，不計其數，因糧竭力盡，纔來投降，請烹之以快眾憤。建德曰：琮忠臣也，吾當旌賞以勸為人臣事君之道。奈何殺之？吾往日在高雞泊。地名在大名府界，建德初在此處劫掠為盜。為盜則可，胡亂殺人，今欲安定天下，豈得害忠良乎？乃即下

泣血枕戈于賦如兒

賞忠旌節煬帝遠圖

令軍中如有與王琮懷宿怨而妄傷之者，夷三族。自此再不敢有言者。建德以琮為瀛州刺史，於是河北郡縣聞之，爭附於建德。建德以張玄素為黃門侍郎，先是玄素為隋景城。唐改為滄州戶曹，節儉愛民，深得士心。竇建德攻陷景城，執玄素將殺之，縣民千餘號泣，請代其死。曰：戶曹清慎無比，殺之何以勸善？建德釋之，以為治書御史，固辭不受。及聞江都敗，至是乃起就職。建德欲定興復計，與眾將商議，饒陽。縣名令宋正本其人資質清美，博學有才氣，進策曰：自古帝王得天下而守之者，必有繼天立極之君，以開其統於上，故湯之放桀，所以續禹之

儕然高義非特



一尋常
策士而
已

舊服也。雖南巢肇迹，而天下不以為悖。武之伐紂，所以反商之舊政也。雖牧野造改，而天下不以為非。今隋運已去，兆民無籍，迎候義王者。如大旱之望雲霓也。將軍驅駕北收燕趙，西定河北，然後徇撫而東，民歸士慕，帝業反掌而成也。建德深然其計，引為謀士。

皇泰元年冬十月，有大鳥五集於樂壽。漢樂成縣地，後名屬河間府。有群鳥數萬從之。

按小說其大鳥身高八九尺，前節似鴻，後節似鷹，其頭如蛇，其尾如魚，其額似鶴，其翼似鷲，其文似龍，其背似龜，其額似燕，其喙似雞，其翼猶如干盾，其聲猶如簫鳴，五色俱備，不啄生虫，不析生草，不與羣鳥同棲，不遺糞，之惟不是梧桐不宿，不是竹實不食，不是

泉不飲，此禽乃鳳鳥也。一名神鳥，一名鳥王。為羽虫三百六十五之長，飛則乘風，生東方若于之國，翱翔四海之外，飛過崑崙之山，飲水於月桂之下，洗羽於弱水之洋，非太平則此禽不至。

惟生鸚
而宋偃
威何不
聞之

建德見之，以為已之祥瑞，又崇城民掘得玄玉，圭以獻會稽孔德紹等，皆進賀曰：此玄圭者，原上天賜之。夏禹今我主又得之，此亦上天賜命也。今隋主被弑，天下僉僉我主當順天應人，用正大位。建德曰：群維擁眾，侵亂隋室，四海未得安寧，豈可即稱號以自貽禍？德紹曰：天運無常，民懷有德，主公如以德安天下，何禍之有？宋正本亦曰：主公祥瑞已兆，承天之命，以安隋民，正宜削平

四方之僭亂圖成一統之基業更何疑焉於是建德始
 從衆議建天子旌旗起造宮殿設置官僚出警入蹕因
 天賜夏禹玄圭之應國號大夏因鳳鳥之瑞改元爲五
 鳳元年立妻曹氏爲后封隋齊王暕遺腹子楊政道爲
 助國公齊善行爲僕射裴矩宋正本爲納言孔德紹爲
 內史侍郎凌敬爲祭酒劉黑闥高雅賢及妻弟曹旦爲
 將軍設宴禮待衆臣移檄諸郡欲爲煬帝誅討宇文化
 及令有司募軍聚餉備具器械以候出征話分兩頭却
 說秦王薛舉卒其子仁果立居折蕪城擁精兵二十萬
 欲進與唐主爭天下謀於郝瑗曰吾今欲乘養銳之衆

已知彼

西向關中圖取京師其計何出瑗曰唐主新立藩外之
 臣悉皆順命文武協力共承底績此仁深澤至而能致
 是今主公欲競一時之武功驅兵西向欲爭天下誠非
 一日可動搖古人用兵欲攻其腹心先離其手足主公
 如果有是舉宜先取涇州涇州若下然後乘席卷之勢
 襲逼關中京師震駭外援阻絕庶幾進有所據退有所
 止天下或可圖也仁杲然之即統領大軍十五萬出離
 折蕪直趨涇州守鎮涇州者乃唐將軍劉感聽的哨軍
 報薛仁杲引十五萬精兵來取涇州劉感堅閉城門悉
 力拒守仁杲兵至圍之督令衆軍攻擊劉感於城上插

不遠說
破方有
見字傳
者之妙

下木石火箭火砲之類。仁杲軍傷損頗甚，不敢近前。只在壕外困守。劉感城中緊急，差機密軍人偷出城往長平縣取救。軍人帶了取救文書，夜靜密密縋城而下，偷出軍營，未敢停留，直抵長平。來見王叔良呈上取救文書，言薛仁杲圍困城池，水泄不通，作急持兵救應。叔良知的，次日點起人馬，即親自來救涇州之圍，却說仁杲軍打探得長平救兵來到，飛報與仁杲。仁杲謀於眾將曰：「何以退王叔良兵？」郝瑗曰：「乘此機會，可以擒劉感矣。」仁杲曰：「有甚良策？」瑗附口於仁杲耳邊云：「如此如此。」仁杲大悅，即密令眾軍依計而行。時王叔良兵屯札虎丘。

將令人持文書入涇州城中，知會。忽報外有數軍走得荒荒忙忙，直奔轅門，言有機密事告將軍。叔良召入問軍卒何來，軍人拜哭於帳下曰：「吾等高牆人氏，本為唐民，被薛仁杲威力所逼，不得已而降之。今大兵盡出涇州，城中空虛無主，我等正欲投往關中，不想在此遇見將軍，情愿將城獻降。然後將軍大兵襲其後，仁杲可擒矣。」軍人言畢，若有不勝情之狀。叔良曰：「此事果寔否？」軍人曰：「我輩傾心投降，安得不寔？」將軍可速行之。若使知覺，我眾人無餘類矣。」叔良信之，即令人以密書通知劉感，令帥眾赴應，自引本部軍直趨折墪城。劉感得叔良

受降如
受敵何
輕信乃
亦

神疑鬼疑

密書令出兵合攻仁杲尚疑狐未決忽軍人來報仁杲兵各荒亂轍圍而去不知何故劉感知此事是實必有人襲破折塹故仁杲連夜退歸令刺史李邦仁守城自引精騎開了城門從後趕去將近四十餘里令人體探虛寔並無動靜劉感恐中其計引兵復還忽山坡後金鼓齊鳴伏兵盡起將劉感圍在垓心劉感大驚刺斜盡力殺出望長平而走四下噉聲大作劉感殺出重圍正遇王叔良敗兵劉感荒問主將何在敗兵言主將被降軍所惑引兵近出折塹城壕邊埋伏有軍馬主將正欲殺進被城上亂箭射下中矢而死我等殺敗逃走至此

劉感聽說不敢往長平復與衆軍殺奔涇州來迎頭一將身着絳袍襟連鎧甲坐跨紫駟高駿馬手持芒射利鋒鎗面方口潤碧眼紫鬚勇健絕人乃薛仁杲也一疋馬攔住大叫曰劉感至此還不納降更欲何之劉感大怒挺鎗躍馬直取仁杲仁杲略施輕敵二人戰未數合仁杲放落鋒鎗撥於馬下衆軍一齊搶上捉了劉感降其軍無數仁杲將劉感綁縛於軍中謂之曰將軍若降免你一死感曰我縱歸降城中糧食克足吏民爲我固守不日唐主兵至爾軍焉能困乎仁杲曰我軍糧食未克將軍如肯臨城下語城中云援兵已敗不如早降使

忘身為國居然晉辭揚之致君命

我得就其食復爾原職感聞仁杲軍乏食暗喜曰此賊奸無機關即偽許之仁杲將劉感推至城下令人報入城中來李邦仁在敵樓上看見劉感被執衆軍面面相覷劉感大呼曰逆賊饑餒亡在朝夕秦王帥數十萬衆四面俱集城中勉之仁杲大怒曰殺不盡狂徒任敢如此令軍士於場中開一土窟將劉感埋至膝緣仁杲奸騎射自馳騎射之劉感被鏃所傷體無完膚至死聲色逾厲

綱目斷云隋氏負不義之名故雖有致命効死之臣皆不得書今唐德方新是以劉感首以死節特

書於冊綱目之去取如此一以孤逆賊之黨一以褒忠義之士皆所以垂世勸戒也

總批祥瑞何憑而孔宋俱進諛於建德是知奪鑿之天唐基蚤固而仁杲猶借籌於郝瑗是知已定之天

第拾捌節 唐秦王戰敗高瑋 殷開山奮請從戎

却說仁杲既射死劉感縱兵圍攻涇州日夜不息城中失計邦仁曰鄧州刺史呂子臧撫慰使馬元規密邇郡隣可差人往求此一路救兵至可退仁杲衆從其言即遣人往鄧州來會却說朱粲自稱楚帝進攻鄧州刺史

不從可恨

亦死可恐

呂子臧與馬元規拒守元規屢出兵破之朱粲眾疲子
 臧曰粲軍屢敗危懼如併力擊之一舉可滅若復遷延
 使其徒稍集則為患深矣元規不從而粲果收集餘眾
 兵復大振困打鄧州愈急子臧料不能免撫膺謂元規
 曰老夫今日坐公死矣遇霖雨浹旬城壕崩壞所親勸
 子臧降子臧曰安有天子方伯降賊者乎帥麾下赴敵
 朱粲堅陣待之子臧力不能支而死俄而城陷元規亦
 死因是取救軍人見鄧州被朱粲攻取不敢入城連
 夜逕投長安來奏知唐主具上表文唐主聞知仁杲圍
 困涇州守將劉感死之朱粲襲破鄧州刺史呂子臧遇

攻其必救

害即遣秦王世民出兵救之詔令已下秦王部領十萬
 大兵離長安與殷開山劉文靜劉弘基李安遠一班戰
 將望涇州進發秦王曰賊圍涇州日久不下足知其無
 能為也我軍且莫趨涇州可直擣高塹乘其虛而襲之
 仁杲知我軍到必退圍而保高塹從傍擊之無不克矣
 眾然之即引兵進高塹却說仁杲知城中差人往京師
 求救連路令哨馬聽候消息候騎報知仁杲秦王大兵
 十餘萬擣襲高塹將近地界矣仁杲大驚曰高塹有失
 吾何依焉即率大小三軍拔寨連夜退保折塹二日秦
 王軍進次高塹地界離城三十里仁杲整飾軍器秣馬

尋食出兵與秦王請戰秦王下令軍中曰賊內實空虚
 意在速戰我當固營以老其兵若彼退走密遣奇兵邀
 其歸路破之必矣於是軍中得令堅壁不出而仁杲數
 引兵挑戰會秦王疾臥中軍不出視事眾軍又不敢進
 說次日劉文靖入看秦王疾曰大王貴體未痊仁杲屢
 日請戰眾將未得令不敢出乞下令示兵勿長敵人之
 志秦王曰賊方熾邀速戰彼得其利公等毋與爭伺糧
 盡眾愕乃可圖文靜出殷開山爭說曰王屬疾憂公弗
 能濟故不欲戰今宜逗機制敵無專以賊遺主也請動
 兵以怖之文靖然之即與殷開山等觀兵於高塹恃眾

那見得
 不以虜
 遊君父
 耶

不設備軍伍錯亂秦王知之眾兵已離營矣仁杲與宗
 羅緱岑誥劉懷仁牟君才翟長慈等分左右翼而出諸
 將奮力向前殷開山見仁杲將四圍來攻躍馬揮斧搶
 出陣前宗羅睺一騎迎住交鋒兩下戰不三合薛仁杲
 一軍從右翼夾攻殷開山立脚不住望後而退劉懷仁
 引健卒馳入唐兵大敗仁杲一騎突入秦王堅壁勇不
 可當唐兵皆棄壁逃走劉文靖龐玉梁實等恐有失秦
 王力戰保之退走墟野地名仁杲引兵掩殺鬪不絕金
 鼓之聲喧動天地李安遠見唐兵失利不敢戀敵與劉
 弘基冲圍殺出正遇岑誥一支生力軍到阻住安遠大

殺一陣安遠措手不及被岑誥一刀斬於馬下劉弘基
 一軍刺斜而走迎頭又遇仁杲弘基再復殺回岑誥後
 兵追及弘基力乏矢盡被擒殺到黃昏左側大霧垂空
 仁杲方且收兵劉弘基不屈仁杲拘囚之秦王是役也
 損其大將十一人名目不錄被虜二人慕容羅睺劉弘
 基折軍四萬衣甲輜重不可勝計秦王引敗兵回長安
 人見唐主上表自陳請退職唐主下勅與群臣議之裴
 寂曰秦王功高不可廢職夫勝敗乃兵家之常今據一
 失即從其請何以勸後陛下正宜重加慰遣秦王必努
 力而破仁杲也唐主允其奏居其舊職復加賞勞唐主

唐上輔
裴寂啓
迺居多

以劉文靜不遵軍令坐除名仍與秦王復討仁杲劉弘
 基臨難不屈優護其家惟殷開山恃眾失機致被傷折
 下吏當死裴寂力為之請詔貸之削落官職廢為庶民
 却說薛仁杲新破唐軍十萬於高城虜俘得食軍聲大
 震聞於遠近郝瑗謀曰今唐兵新破將卒擒俘人心搖
 矣可乘勝直趨長安秦王不暇為計矣仁杲然之點集
 諸將佐練閱士卒尅日出師邊廷消息飛報入長安來
 使臣奏知唐主唐主謀於諸臣秦王出奏曰臣往日失
 利於仁杲有重陛下霄旰今養威積銳士有鬪心臣復
 引兵出討仁杲務使奏凱而還唐主允其奏即下詔令

悉必然

河
氣撼山

秦王復領大軍十萬，征尅仁杲。秦王領命出朝，次日在教場中操演甲士，下令以後仍有不遵軍令而先動者，立誅。秦王正在軍中持調各部人馬，忽帳外一人怒氣冲逼，直入轅門來見秦王，拜哭於帳下。衆視之，乃殷開山也。殷開山訴秦王曰：「臣自歸君上，從攻西河，破衛文昇，身經數百戰，親冒矢石，非一死而到於今，不度失機於高塘，有辱君命，罪當誅刑。蒙主寬宥，廢職爲民，恩德莫報，深爲同列羞耻。臣今願再隨主公征討仁杲，捨命而進。庶報主上昔日知遇之恩也。」言罷，目皆皆裂，咬牙齧齒，誓以死鬪。秦王壯其言，具表奏知唐主，乞與從軍。

唐主勅下，准其請。秦王大小三軍，各分撥停當，離長安逕望折墟進兵。怎見得隊伍分明，旌旗爛灼，人雄馬壯，憤知出塞之行，藏戰勝攻取，儘有擒王之武藝。秦王大軍近折墟城，只曾四十里屯札。早有人報於仁杲，仁杲使宗羅睺將兵一萬拒之。羅睺士卒精銳，欲與唐軍放敵遣人以戰書進，呈秦王。秦王看畢，發遣下書人回號，令軍中諸壁各宜堅守營壘，不許出戰。宗羅睺劉懷仁分前後出襲秦王寨柵，唐軍並不出。劉懷仁令能言者於軍前挑罵，欲激其怒。羅睺衆人在軍前耀武揚威，百般辱詈。秦王諸將發憤，皆請出兵。世民曰：「我軍新斲土

人亦知以怯為勇但恐守之不

氣沮喪賊恃勝而驕有輕我心宜閉壘以待之彼驕我奮可一戰而克也因令軍中曰敢有再言出戰者斬於是諸將再不敢稟出兵矣與宗羅喉相持六十餘日仁果軍中糧食不繼其將牟君才內史令翟長慈率所部以降世民世民察仁果衆心離潰知其可擊乃命梁實領一支兵管於淺水原地名將布囊盡載硫黃焰硝及乾柴燥蘆引火之物裝作糧食堆於管中以誘羅喉之衆令殷開山領一支軍埋伏於密林近側遇信砲起軍方可出先遣驍將李長盛出軍二十里與羅喉交戰只宜示敗以誘其敵世民分撥已定李長盛即引本部軍迺

宗羅喉交戰羅喉見秦王出軍大喜引精銳攻長盛長盛不敢力敵引衆落荒逃走劉懷仁騎馬從後掩殺來唐兵只顧退回兩下金鼓連塵兢起將近淺水原梁實引軍棄營而出羅喉衆中大小囊車裝載堆積知是糧食爭入取之梁寔軍從寨後放起火來引着寨內乾柴蘆榆之物延及軍裝布囊中硫黃焰硝一齊併發火光迸於內外時正值夏末秋初西風透谷火趁風威風隨火勢炎氣騰於雲霄羅喉衆恰荒世民對陣中看見淺水原滿天通紅知宗羅喉中誘引之計謂諸將曰可以戰矣使大將龐

玉從原南殺進羅喉軍從淺水原併力殺出死者無數
羅喉引兵復奔南陣正遇龐玉兩下交鋒岑誥一支軍
從斜夾攻龐玉幾不能支世民乃引大軍自原北出其
不意帥驍騎陷陣殷開山擄死馳入羅喉中陣左冲右
突人不敢當岑誥挺鎗勒回馬直奔殷開山殷開山揮
起大斧與岑誥交馬只兩合劈於馬下開山乘勢掩殺
唐軍漫山塞野而進羅喉眾大潰單馬望折墟奔走世
民帥輕騎追之竇軌叩馬諫曰窮寇勿追歸師勿遏君
當自審時勢而後動世民曰羅喉眾疲而遁破竹之勢
不可失也遂進圍之世民親督諸軍裝起攻城之具并

愧忿難當

迂儒便於要緊時節進為緩之

力困打不停晝夜仁杲城中聽得羅喉挫刃唐兵圍困
折墟攻擊連晝夜勢力窮促將士多投城歸降仁杲益
懼計無所出其下亦勸之降曰將軍可早為計庶眾人
更莫犯鋒鏑之苦仁杲曰勢已離矣更復何如哉由爾
眾人請降免致生內患也次日即開門請秦王軍中乞
降世民大喜得其精兵萬餘人世民以軍士破仁杲取
折墟多苦矢石令開設筵席於城中大享諸將是日歡
聲闐耳鼓樂喧筵眾將極受其待各至沉醉次日早秦
王升帳諸將皆進謝賀因問曰大王一戰而勝遽捨步
兵直造城下眾皆以為不克而卒取之何也世民曰羅

司馬稜
其勿能
過也

聯所部皆隴外驍將悍卒吾特出其不意而破之斬獲
不多若緩之則皆入城仁果撫而用之未易克也吾今
令軍士急攻之則羅暎不敢再復入城必散歸於隴外
折撫虛歟仁果破膽不暇為謀此吾所以克也眾皆悅
世民所得降卒悉使仁果兄弟及羅暎等統之世民
果善騎射引眾將與仁果出原南射獵往來較矢
死間初賊新降聞秦王引眾出獵各懷愛懼至是
寬仁大量各畏威斷恩皆願效死世民求訪彼
廷之士令人薦拔仁果眾有以褚亮薦於秦王
以有此人吾當見之即遣使者持節來迎褚亮

褚亮字希文杭州錢塘人少穎敏博覽書史一經目輒
誌於心年十八詣陳僕射徐陵陵與語異之後主召見
使賦詩江左諸詞人在席者皆服其工累遷為尚書殿
中侍郎入隋為東宮學士遷太常博士後為薛舉黃門
侍郎舉滅杜門屏迹不求聞達及秦王遣使迎之乃起
隨使來見秦王王下階候之因謂曰世民受命而來嘉
於遇賢閣下久事無道得無勞乎亮頓首曰亮未遇明
主溷迹亂朝自知不赦今明公不以繫鼓復賜榮旌君
之惠也願圖所報世民大悅引為文學下令軍中班師
回長安先遣使人奏知高祖

總批秦王揣已量敵。宛在穀中。自古帝王知兵者。莫秦王若矣。且停驂訪道。又駸駸古君範乎。

第十玖節 唐高祖徵徐世勣 堯君素射李氏妻

却說唐高祖升殿。文武百官朝罷。使臣奏上秦王平復折墟。收降仁果表章。高祖得秦王捷音。大悅。與羣臣會議。使邢國公李密往迎世民。勅下李密府中。密領命與王伯當等。離了京師。迤至幽州地界。前面人報秦王大軍已到。密即停驂道傍。遣人將高祖勅書。齎與秦王。使人去不多時。只見金鼓齊鳴。旌旗展揚。密遙見人馬隊伍嚴整。繩然不亂。秦王自坐車中。左右親隨將佐。不計

嚴色不
動而目
足奪人
之魄

其數。密往昔自恃其知略功名。見唐主猶有傲色。及見世民。不覺驚服。私謂王伯當曰。真英主也。不如是何以定禍亂乎。秦王車駕已近。密下車迎候。人報知秦王。秦王亦出車相見。驛道二人握手極歡。世民曰。有勞叔父車駕至此。姪之過也。密曰。君命召不俟駕。英姪有如此威風。寧以候迎為勞哉。世民請密登車。大小三軍依次望京師回。眾軍屯札城外。次日秦王入朝。見高祖。具上獻俘之表。高祖大喜。慰勞曰。往者討仁果。我軍挫衄。孤以遠方悍逆。難即克復。卿言務使奏凱而還。孤此時尚未深信。未度今已獻俘。叛黨膽落。有志者事竟成也。秦

王拜賀曰仁杲播亂乘天厭人怒之時干戈一出逆黨計窮使臣獲建奇功皆仗陛下之洪福也高祖召仁杲來見仁杲拜伏階下高祖曰聞卿嘗磔人於火割以啖之又取人倒懸以酢注鼻此何等刑也仁杲曰逆叛不服有違號令者以此刑處之高祖怒曰爾拒違君命暴師經年豈不是叛逆者耶下旨以仁杲及酋黨皆棄市不移時金爪武士將仁杲推出午門監斬官俱戮之於長安市

綱目斷云光武待劉盆子以不死蓋以既受其降則不可得而殺之也薛仁杲以盜賊竊據土宇罪

言高祖取死

固當誅然上書仁杲出降下書斬仁杲於市則唐人未免為殺降而仁杲之罪否則有所未暇問也却說高祖已斬了薛仁杲將首級號令示眾復劉文靖爵邑授民部尚書陝東道行臺左僕射又復殷開山官爵設筵宴重享勞將士謂羣臣曰諸公共相翊戴以成帝業若天下承平可共保富貴使王世克得志公輩豈有種乎如仁杲君臣豈不可以為鑑乎眾皆曰誠如聖諭高祖又曰天下諸侯有鯁王命未服者諸君宜條陳開奏李密曰臣舊將徐世勣據臣舊境未有所屬陛下宜遣使召之高祖曰孤聞世勣為公守領舊地未得公

命恐其不來也。密曰：與臣同歸關中者魏徵，此人如往。世勣必承命，縱自不至，亦有書致陛下。高祖大悅，即封魏徵為秘書丞，往召世勣。仍令安集山東諸路，魏徵受了官職，領勅書離長安，逕從山東路來，安撫諸州皆下之。乘傳至黎陽，遣人報入城中。世勣聞知，即出城迎接魏徵入府中坐定。魏徵因言久違足下，一向入關，與舊主歸命唐主。那時公為守臣，徵為降臣，一守一降，公論難滅，然而唐主秦王平昔豁達大量，終為太平天子也。吾等所依亦不失。今唐主特遣徵來召足下，共扶唐室，公肯從命乎？世勣曰：舊主既歸，吾將何往？亦當詣降。

傳中載
招降者
多惟王
成得體

孝士款

矣。遂款留魏徵於府中。次日世勣與長史郭孝恪議曰：此民衆土地皆魏公有也。今魏徵承認來召，吾若獻之，是利主之敗，自為功以邀富貴也。吾實耻之。今宜籍郡縣戶口士馬之數以啟魏公使自獻於唐主。孝恪然之。因曰：誰可以往？世勣曰：此行非公不可。孝恪慨然許諾。世勣乃取庫中圖籍付與孝恪。孝恪離了黎陽，逕詣長安來見唐主。唐主設朝，使臣奏知郭孝恪為徐世勣來復命。唐主性世勣無表，問於孝恪。孝恪曰：舊主李密已歸陛下，守臣徐世勣不敢自專，付臣以圖籍戶口士馬獻與舊主，以呈陛下。唐主既而聞之，嘆曰：世勣不背德。

順新石
思舊主
彼此兩

不邀功真純臣也。賜姓李氏。復使孝恪齋詔封黎州總管。授孝恪為宋州刺史。仍與世勳經營虎牢。名關孝恪領詔回至黎陽。見世勳具說唐主盛德。及授封之事。世勳大喜。遂與孝恪等決計西向。却說李密將世勳獻來黎陽等處。戶口士馬之數。獻與唐主。遇京師當大朝會。集天下官員。唐主以李密為諸侯最。命其與同進食。居光祿職。密甚不悅。及進見百僚。密深耻之。朝罷。密退以告王伯當曰。往在洛口。嘗欲以崔君賢為光祿。不意身今為此。且自與翟讓起兵以來。部領精騎四十萬。橫行天下。誰不畏威。今歸命關中。意欲得國土榮封。顯著諸侯。

平之在上

奸悍之徒洵有願于豚魚而難

今又不然。焉得以卑職辱我於朝廷。此恨寔難忘也。伯當曰。天下事在公度內耳。倘有所為。伯當唯命是從。密曰。若在京師。事終難成。須求出外。方可以遠圖。眾皆然之。次日李密奏於唐主曰。臣蒙榮寵。曾無報効。山東之眾。皆臣故時麾下。請往收之。憑籍國威。取世克如拾草芥耳。唐主允其奏。裴寂曰。李密為人。反復無常。自歸陛下。朝會嘗有不足意。只宜拘留京師。授以散職。則可陛下。若遣之將兵於外。正如縱虎歸山。放鳥入林。悔之莫能及矣。唐主曰。孤以誠心待人。密寧背我哉。不聽。密又請賈閏甫偕行。唐主許之。又引升御榻。飲勞甚厚。以王

以誠勸者

不乘危而失義此足徵唐主人

伯當為副而遣之李密辭唐主與王伯當賈閔南等出
 離長安往山東去訖秦王聽得李密離了京師入見唐
 主曰陛下遣李密收撫山東正中其計矣密狡猾好友
 若縱之去必生後患陛下可急遣人召回唐主曰詔令
 已下復遣追返何以示信於天下不允其請仍令諸臣
 進隋守職者以聞備例旌表近臣奏河東守將虎君素
 拒城不下唐主聞奏即以秦王為陝東大行臺蒲州及
 河北兵馬並受節制前往招撫堯君素臨行唐主手勅
 曰若軍到日不許乘人之厄而失其義候從容待之秦
 主得旨離了京師引兵直趨河東却說堯君素守河東

此不

圍困日久，既而城中食盡，左右密謀殺君素以降。別將王行本知之，即誅作亂者，復乘城拒守。懷恩以君素已死，報知秦王。秦王謂將佐曰：「君素之忠義，與河海以爭流，共竹松而俱茂，實可欽也。衆將亦皆稱羨。」秦王遣使奏上唐主高祖，頒詔旌之曰：「築犬吠堯，有垂倒戈之志。疾風勁草，寔表歲寒之心。仍勅秦王班師，徇撫幽州等郡，獨孤懷恩守圍蒲坂。秦王得旨，下令大小三軍拔寨，離了河東，迤邐從幽州路回。將近幽州地界，屯札大營。秦王遣人持招安詔書，進入幽州城來，守鎮幽州者，乃隋臣羅藝。初，宇文化及弑帝篡位，知其雄畧，差使命召

羅藝羅藝怒曰我為隋臣寧有從賊而為叛逆乎乃斬其使為煬帝發喪哭臨三日時夏主竇建德北主高開道各遣使招之羅藝與部下司馬溫彥博薛萬徹其弟萬均

按萬均涿郡留守薛世雄子隋大業十三年命世雄征討竇建德夏兵勢敗世雄不聽其子萬均之言將萬均趕回奔投北郡相從羅藝後世雄果被建德所敗走回涿郡羞見其子發病而卒其兄薛萬徹從其弟萬均皆奔投羅藝因是羅藝獨霸北方

誠者

等議曰二子建德與高開道皆劇賊耳不足與共功名爾眾人有何高見彥博曰吾聞唐主李淵其子秦王世民有堯舜之仁禹湯之德溫恭而履度寬裕而養冲如玉韞石

虹霓隱乎山川及雲升天龍澤沛乎宇宙神民悅豫曰外服寧誠治世撥亂之主也依我等所度莫若歸唐可保善後計矣羅藝大悅曰唐之秦王真吾主也遂與漁陽上谷諸郡皆納款於秦王人報知秦王羅藝遣人獻降書秦王甚喜即具表上奏高祖高祖聞奏龍顏大悅遣使命賈璽書印綬詣秦王軍中拜封羅藝為本州總管封溫彥博為中書侍郎其兄溫大雅為黃門侍郎其將薛萬徹萬均皆授以官爵秦王領高祖詔書報入幽州授封羅藝羅藝引吏民出郭迎接秦王入進府中羅藝等拜伏階下世民以溫言撫慰宣布高祖授封之意

羅藝衆人受了官職秦王招安已畢次日帥大軍離幽州逕回長安不在話下

總批世勩忠魏不忘故也君素死隋不荷榮也羅藝歸唐不從逆也不忘故仁也不苟榮義也不從逆智也

第貳拾節 劉黑闥幽州救主 楊義臣魏縣全朋

却說夏主竇建德既取深冀易定等州每日作樂犒勞

功臣自謂天下英雄皆不及也以書回報妻曹氏唐書小說

曹氏頗賢通書史有見識每勸建德禮賢下士節儉愛民建德甚重之每有事必資訪而行多得其宜曹氏見書知建德矜誇自伐乃仰天嘆曰吾聞老子有言

此曹氏可入
次繼矣
然易不
勩大歸
唐而保
其功名

我三寶一日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慈故能

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成器長今建德捨慈且

勇捨儉且廣用兵初勝而矜伐自大捨後為天下先其

敗在於目下矣復書令人回見建德不題時建德正在

軍中議事人報羅藝從溫彥博之請已順唐朝建德大

怒即起十萬大兵來攻幽州遊兵飛報入幽州來有夏

主竇建德領雄兵十萬來寇幽州羅藝曰軍來將對水

來土掩何懼哉便欲領兵迎戰其將薛萬均曰夏兵有

一十餘萬吾衆不滿三千彼盛我寡出戰必敗吾觀建

德新取深冀易定等州終日與群臣作樂欲誇兵勢故

智勇無
備唐將

此平唐傳演義

卷之二

六十五

如萬均者其少

此一來其鋒不可當。若因彼驕志而示弱形以誘之。建德一戰可擒也。羅藝曰：將軍有何高策能退建德？萬均曰：先使羸兵阻水為陣，彼必渡水擊我。萬均請以數百騎伏於城旁，俟其半渡而擊之，蔑不勝矣。藝大喜，即分撥已定。次日以老弱眾阻水迎戰。夏主擺開陣勢，長鎗盡戟，齊齊布列。遙見羅藝對陣中，旌旗不整，盡是羸弱之兵。建德喜謂其眾曰：羅藝不足為念，但當奮力爭先，運取其城。眾軍恃銳氣正盛，爭先殺過河來。羅藝見夏兵爭馳渡河，全無節制，心中暗喜，令眾軍望後退走。建德兵見羅藝陣脚一動，奔逐過河，將近半渡，正值黃

昏左側，忽見羅藝中軍一條烟起，送上九霄，兩下數聲砲響，左岸邊閃出一隊人馬，好似離山虎豹，出水蛟龍。乃幽州挺將薛萬徹，挺鎗躍馬從岸傍殺來。建德正荒右岸中金鼓齊鳴，一將截住，乃萬徹之弟薛萬均也。夏兵渡河，隊伍不整，三軍未齊，被兩下兵沖出，殺得夏兵屍首遍野，驢馬填河。夏主勒馬奔回本陣，薛萬均一支兵從後趕來，建德部將鄧遷抵住萬均，二將交鋒，只兩合，被萬均一鎗刺落馬下。弟鄧建見殺了其兄，躍馬持刀出曰：兄弟之仇，不可不報。舞刀直奔萬均，萬均賣箇破綻，鄧建不捨捨進，萬均見來得近，按下金鎗，持起竹

節鋼鞭望鄧建腦後一聲震響鄧建血髓迸流已死於馬下夏兵大敗建德單馬遶河而走背後羅藝坐跨駿騎手持長槩引驍果追至正在危急之間忽見岸傍一馬來到大叫勿傷吾主衆見其將征袍日照扶疎綠抹額風飄瑣碎紅身材雄壯鉄面圓睛使一柄大斧入陣有萬夫不當之勇乃是夏主部下大將劉黑闥也黑闥獨戰羅藝抵住追兵夏主得脫從屍堆上爬過河去夏兵力戰間只見正北又一彪軍來乃薛萬徹萬均之兵將黑闥圍在中軍黑闥不敢戀戰乘方殺出重圍羅藝亦不追趕合兵一處鼓噪入城且說夏主得脫來到河

南收少敗兵折了大半又不知劉黑闥交戰如何正在悶間忽見劉黑闥引得敗兵五千而回入見建德建德曰今日非君之力孤性命亦難保也黑闥曰是皆陛下輕敵故也後當以此為監慎勿自恃其強建德深然之解所繫玉帶賜回闥兩下相持日久幽州不能下建德因衆無閉志下△引兵還樂壽城是時竇建德大兵被羅藝所收引兵回還長洛衆臣俱各候問起居畢建德入宮見后曹氏曹氏已知其戰敗因謂之曰主公平日用兵皆能以弱為強人皆稱為豪傑因稍得一勝便生矜驕之志故致三軍損折暴屍原野今後若不以此為

見識深
遠女中
英傑

求資附
治可與
房親並
驅情所

戒妾寔無所託矣。主謝曰：賢后之言是也。曹氏復請曰：主公速宜下詔，自責去尊號，減御膳，素袍白馬，與死者發喪，出錢週給其家屬，遇有功者，重加陞賞，激勸三軍，誠如是，然後用兵，無有不勝矣。夏主從其請，即下詔將出征之家，死難之人，令有司給錢週濟，仍收葬之。夏主乘間復問之曰：吾今欲削平群黨，西向以爭天下，不知計從何出？賢后為我籌之。曹氏曰：妾聞欲定天下，必先以得人為急，蓋以一人之心，耳，難以遍天下事也。昔漢之高祖不事詩書，於蕭何、韓信、張良，自言是二人乃人中之傑，吾能用之，而得天下。周武王曰：予有亂臣十

人而天下治，由此觀之，則人君不可一日而無賢臣也。妾常嘆人只知為君之難，不知用人為尤難也。故項羽自恃有拔山之力，得一范增亦不能用，天下國家竟被他人有此不用人之明驗。况今四海鼎沸，八表紛然，而不廣搜山谷之英才，共理大計，妾欲與人爭天下，其可得乎？夏主聽曹氏之言，切中時務，大悅。次日出朝，告諭群臣曰：孤本無才，為眾所推，以至今日，卿等務要竭心，為國拔用賢能，各舉所知，宜諭未畢，祭酒凌敬出奏曰：今有一賢人，若伊尹之才，王佐之傑，用之而霸必成矣。夏主曰：其賢何人？凌敬曰：隋太僕楊義臣也，此人因奸

臣所諧棄官隱歸與臣平日相識實有將相略也夏主喜謂凌敬曰既有此人卿當持節賫金幣車馬自往聘之凌敬曰受君之命臣安敢辭即領金幣安車出離樂壽前徃濮州來聘楊義臣且看如何却說楊義臣自歸鄉里後每觀分野見旺氣見於西北已知秦王當有天下隋祚將絕遂改姓名隱居雷夏澤垂釣自適不與外接時博采古今敦慕前人因看楚昭王春秋一節昔者楚昭王與吳國交兵楚王戰敗失去蹄屨已行三十步矣昭王復回尋所失之屨其隨王左右謂之曰後有追兵王何故獨回昭王曰因失一屨故復回尋之左右曰

與
蝗者
同意

屨微物也何必深惜之昭王曰楚國雖貧豈無一屨只念與我同在患難今遽失之吾不忍也義臣看畢嗟嘆不已因曰我與宇文士及有生死之交况士及與化及本非一母所生今其兄自行弑逆僭稱帝號實非士及為之止化及天姿庸暗豈定太平主哉如天下諸侯連兵討之其亡無日矣禍及吾友而木之救正猶楚昭王棄屨再尋吾不及也即掩卷終夜不寢思救士及之策楊義臣觸目半响計上心來次日遣人送一瓦礫親筆封記着入徃魏縣尋見士及士及接過認得筆迹乃故友楊義臣所送士及喜曰自別吾兄常懷肺腑今得見

來物猶如面會也。卽引來人於書齋，屏去左右，問之曰：楊太僕今在何處？來人對曰：今在濮州雷夏澤中漁耕爲業。又問曰：更有書否？答曰：無書，止有此物爲信。士及卽揭開內封，中有二棗、并糖、印龜子一箇。士及沉吟轉思，不解其意。安頓來人出外，自只在齋內細玩來物。正籌度之間，忽聽前轉過一佳人，雲水輕挑，蟬鬢蛾眉，淡掃春山，水邊一類櫻桃，皓齒排兩行，碎玉緩緩移蓮步。盈盈點絳唇，動衣香滿袖，展履韞生塵，生的十分美麗。這女子是誰？乃士及同母親妹，宇文淑姬也。生來聰明穎秀，略通書史。年方一十七歲，猶未適人。向前問曰：

隱語可思

妙人

公破手
死不數
與前切
婦也

此物何人所送？士及曰：吾故友前太僕楊義臣令人送來，吾所封觀取內物，止有棗二枚、糖、印龜一隻。吾審其情，不爲送果，必寓他意。我今正在猶豫，淑姬曰：此眼前事耳，有何難省乎？來物無別意，只勸兄早早歸唐。庶脫絀逆之禍也。士及大喜曰：吾意決矣，你卽宜與嫂收拾衣資，俱作男子粧束，晚間先出城外等候，不可令人知覺。士及復書與來人，回覆楊兄，謹當受教。來人去訖，次日早朝，士及奏曰：今聞唐主命其子秦王領兵會各處人馬來征我國，未審諸侯從其計否？臣欲帶一二從人，裝作避兵之民，前去打探虛實，數日便回。許帝允其請。

下命令其機密從事士及辭帝出朝與妻妹帶領三四
從人出離魏國西奔長安於路上饑餓渴飲夜住曉行
二十日已到長安士及不敢遂達唐主與妻妹人等寓
居民間以待時進

總批驕兵必敗得全全昌誰謂閨閣中人能作此解
又批曹氏賢達有母儀淑姬穎秀令人一注愚聞

